青野漫輯 二

青野謾輯卷之二

自我 仁廟反正至丙子虜亂

壬戌正月中殿柳氏諺書上疏曰竊見春秋隣國有患莫不相救况於父母之如彼乎追思壬辰天朝救我之事則感淚自出矣此非如我婦女所當與知情極沓沓敢此書啓且水路往來甚危方物雖未載持但陪表文而去則聖節使冬至使皆可往矣而經年不送痛悶罔極二百年至誠事大之意盡爲歸虛使臣譯官等厭避何暇計乎 續雜錄

公在北青聞奴酋犯遼廣皇朝徵我兵而朝廷不許府人適到廣寧摠督汪可受檄我國文覽之泣曰自此國其不復競矣爲之傷惋幾至氣塞 白沙行狀

○備忘記西宮北墻極爲虛踈云急急進築內墻而北墻外大將擇定各別達夜巡邏譏察多率軍士十分堅守事令該曹着實舉行 明倫錄

壬戌十二月白大珩與甯瞻纘男等相議曰西宮若在我輩終無葬地
造認偉卿曰噬臍不及莫如先事是月晦夜大珩與偉卿托稱儺戲多
率賊黨金鼓吁譟亂入慶運宮謀害慈殿是夜初昏 慈殿夢 宣祖
顯然來告曰賊黨今方入來不避則死 慈殿覺而潸泣宮人問其由
具以告之宮人曰 聖靈先諭應有所以小婦請替卧御寢以待之
慈殿從之暫避後苑而賊入宮搜而害之君臣上下皆不知 慈殿之
脫矣時領相朴承宗聞事急多率下人馳到西宮呼唱追逐以此大珩
不得窮探 慈殿之免禍實是承宗之力云光海以爲 慈殿真死反
正日先問 大妃在否初 慈殿與宮女潛瘞死節宮人于後苑反正
後出而禮葬 續雜錄
戊午五月公在北青配所夜夢 宣廟臨軒柳相成龍金相命元李相
德馨皆入侍 宣廟下教名光海曰某也無道我害骨肉幽縶母后不

可不厗李相啓言非李恒福不能決此議趣命宣召公悚然而覺謂子弟曰吾其不久於斯世矣越二日卒白沙行狀名臣錄合錄

除 昭聖貞懿王大妃位號降稱西宮幽閉困辱至癸亥西人救護復位西宮之讖驗矣續雜錄

光海十餘年間朝廷紊亂上下離心幽閉 大妃於西宮朝暮畜害李鰲城密言於金同知瑬曰時事罔極顧念儕輩中可安宗社者惟有君耳因掩泣嗚咽瑬知其意續雜錄

鰲城在光海時爲都體察使專管西北面除拜又引金昇平瑬爲從事官武臣自申平城景禛具綾城宏具綾川仁垕鄭錦南忠信以下文士前輩自象村月沙清陰後輩自崔完城張新豊趙浦渚李延陽以下出入其門者甚盛靖社諸公大抵皆公素儲養也得人之盛古無其比反正之日公夢于昇平亡公曰今日固爲宗社者有此擧然此擧一事有大

於是者吾甚憂之諸公勉旃盖指南漢出城也此豈所謂魏公精爽可畏者耶異哉（南溪集）

金昇平瑬天姿豪邁器局峻整又善文章有智略嘗於廷試對策論兵務甚辨世以為將相才因此雖在昏朝屢入元帥之望癸亥靖 社衆皆推為領首盖由於是也 仁廟潛邸時三幸其家以畜大事（上同）

金公瑬即金從事之子也公素與相得一日從容請受書即出史略讀至伊尹放太甲廢書歎曰以臣放君其可乎金公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不亦宜乎公曰今時則何如曰古與今何殊公因泣曰天下安有無母之國吾不忍坐視顛隮金公曰是吾志也仍問曰屬意何在公曰綾陽君即 宣祖親孫聰明神武殆天授也策遂決除平安虞侯辭疾不赴時相朴承宗疑之乍為曉星嶺別將即就逐（申平城景禛全誌）

金瑬與洪瑞鳳朴東善沈器遠等密謀擧義交結武人申景禛李興立

李重老等募聚軍人瑞鳳作詩送于申欽云前日風波畏風波亦已多吾人瞞足處夢唱定風波欽見之知瑞鳳有安社之計而不敢應 續雜錄

具綾城宏與李曙友善一日相與語曰人道滅矣國其亡乎此時豈無受命之人乎公曰然因舉 仁祖大王封號曰此真其人也遂與曙及公表兄申景禛兄子仁垕定議遂皆走關西以偏裨事體使張公晚一日登百祥樓乘間告以謀張公義而危之終不聽遂辭去 具綾城墓碑

許筠白大珩等希光海意欲因儺作亂事未成而以他罪死民間相傳大妃已不諱人無不扼腕流涕公在謫得一奇石名之曰龍岩嘗題一絶曰吁嗟龍兮德何衰長卧波心世不知莫笑隆中諸葛老慇懃三顧豈無時時白和曰愧恨當年漢業衰變刑為石不求知深潭入處頻回首空憶隆中覺夢時公喜執其手曰可謂父子知己遂定密議 延平行狀

壬戌公與子時白時昉過長湍之赤壁顧謂二子曰昔蘇洵與其子軾

轍過岳陽橋曰章天下文章二子過此地豈不優於蘇家父子之文章乎同上

李忠定貴容有匡濟之意嘗以試公〻指不可忠定至舉孟津之事曰令日廢母之変商紂之所未有宗社之亡匪朝伊夕吾世禄之臣又與耕釣人有間矣父子遂與忠定議時訓錬大将李興立持重兵在内諸公以為憂使其婿張紳説之興立曰李某豈亦與謀乎紳曰然興立曰然則此其義擧而必可成也遂許諾新豊紳之兄回報公大喜起拜謝之遂令興立為手書約長湍起兵而興立為内應李延陽墓碑李延平行状合録

諸公皆已屬意推戴於　長陵多登謁於私第而要公偕往公辭曰他日策名臣事之地義何可私謁　仁廟嘗有出入公適望見歸而語人曰今觀日表儘非常與馬僕從亦勃〻有生氣義擧之成無疑遅川遺事

前府使李貴與崔鳴吉沈命世宋英望等亦客結金自點李适李曙等

招募壯勇未久金李相應爲一定爲推戴令 上之許以金瑬爲大將未往謀議李貴爲人不密事頗彰露柳天機知之言于崔渷々有源之子與柳希奋親密故也希奋使其所親金諫論李貴有異志請鞫之續雜錄荷潭錄合錄

壬戌冬合啓李貴金自點扶護西宮之罪是夜南以恭自柳希奋家來言禍機朝夕且發可忘解之公即見希奋極言李貴無他狀希奋動聽事得已月沙行狀

癸亥正言韓惟翔等啓曰李貴金自點久畜扶護西宮之謀袂将不遠請預圖光海方與金尚宮遊宴後苑金尚宮執光海手大噱曰外議良可哈誠之金生寧有此意光海囬下曰徐當發落惟翔等又啓曰他日設有追悔莫謂臣等不言也光海又問金尚宮尚宮呵止之光海批曰莫以無刑之言枉害忠良先是李貴之女適金自點之弟自兼早寡失

採浪跡於佛堂從事於阿彌事現被囚臨訊願入宮中光海許之及入宮中交結金尚宮約為母女常言其父及夫兄自點之忠誠不幸見嫉於大北常欲謀害云云日日訴寃且貸他宮人之銀納之于尚宮者幾數千兩光海見惟翔等之啓每欲拿鞫尚宮曰誠之貫日之忠况金書房一介寒儒有何權力得為異謀光海笑而頷之絶無疑慮矣 續雜錄

金自點以賄賂潛結光海嬖姬金尚宮者尚宮訟其寃甚力故光海不從金論旣停李貴上疏請與金諫庭辨以正誣告之罪光海亦置之不問 荷潭錄

時李興立為都監大將其女適領相朴承宗之子承宗聞興立亦與是謀三司上變而光海終不允承宗不得已拿致興立於家欲誅之適承宗子自興自外而入興立超抱自興之腰而訴寃曰以余謀逆拿致欲殺此必真為逆者欲得大將反謂余為逆也自興入告曰興立逆謀時

未見發婚家之間經殺非宜承宗乃釋之 續雜錄

舉義密謀已定諸公散處內外不能合并事頗齟齬公憂之癸亥春自郊畿入城通告諸公遂定計公嘗通曉劉青田灵棋占法因以灵棋筮得吉日定師期策功時公之為一等蓋以此 遲川遺事

李貴嘗于時相以李曙為長湍府使謀漸泄漏事甚危急乃進定師期即癸亥三月十二日也金瑬李貴等以是日督奉令　上約會于弘濟院李厚源要與李而攸同往盖而攸惟弘之子惟弘謫江界時金瑬為府使相親故也而攸恐事不成言于其叔惟聖惟聖言于金藎國藎國言于朴承宗承宗大驚令而攸詣闕告變曰金瑬李貴等今方聚軍于弘濟院即夜犯闕而都監大將李興立為內應云政院入啓大臣及禁府堂上會于闕下而是日金自點盛備酒饌納于金尚宮光海方與宮人宴樂而告變之章故置不下日既暮闕門閉承宗等不得已與禁府

堂郞退于闕門外備邊司以待之旣夜李斗陽率軍三十餘名馳赴約所寂無人形方憂狼狽之際忽見一點火光明滅於西北山下趍而候之李貴以下皆會獨金瑬以大將不來二更初李曙率長湍軍三百餘名而至李起築時爲長湍先鋒將 仁祖以軍期差遲親自前往迎候至迎曙驛前相逢起築下馬拜伏路左參以長湍領軍來到狀 上卽觧御袍而衣之李适曰事已急矣不可等待金瑬遂坐起床部分整隊而瑬且至矣适曰兵法後至者當斬瑬曰先至者亦當斬左右分觧三更奉 主上正部伍斬彰義門而入過彰義洞喊聲震天承宗甬瞻等驚懼駭散皆踰城而走義軍至昌德宮金虎門守將朴孝立開門迎入放火木積迎及宮舍盖舉義之人告其家人曰宮中火不起皆走投江云故放火報之光海驚駭逃出入直承旨將官衛士等皆逃散 上迎坐于敦化門內分軍守西宮令入直臣僚下庭拜賀兵判權縉以下皆

顛倒四拜伏地聽命惟承旨李德泂校理尹知敬植立不拜左右問何
不拜德泂曰身爲人臣何可不知而遽拜乎左右曰綾陽君奉 大妃
擧義反正知敬曰然則何以焚燒宮舍曰軍卒失火而致之非故放也二
人泫然曰若是則前王何以處之曰厥罪雖重待以不死德泂知敬遂
行四拜李明漢詣闕上謁時 上以未受 母后之命故坐胡床于闕
庭明漢趨拜于前 上曰以爾爲校理其與張維同撰教書以告八方
明漢即趨詣之張公驚曰位號未正有此除拜何也遂趨進 上前請
改正 上許之威儀甫定播告城中不使驚擾散遣軍校逮捕凶黨
李爾瞻三父子韓纉男三父子李偉卿白大珩鄭造尹訒朴鼎吉李挺
元金尚宮等拿致軍門陵遲處斬籍沒緣坐分遣使者平安監司朴燁
義州府尹鄭遵忠淸兵使韓希吉各於任所誅之鄭仁弘拿來斬于市
依律處斷其餘凶黨分輕重或死或竄 荷潭録續雜録李起築謹狀李明漢謹狀合録

嘗聞反正日諸公肅清宮禁之後散歇于闕内余之從曾祖咸陵李公獨坐于県處沈器成走来告曰宮中所收之物自 上有教使元勲分給於諸功臣處君盍與我同往分之乎公辞不去器成請之甚強至挽袖起之公奮然曰此豈君外家分財乎真家分財乎君則去矣又何挽我乎器成憮然而去聞者絶倒公嘗曰吾之忝於義擧者只為家國而發（公之考大諫公論仁弘爾瞻等爲其反螫栫棘絶島皆謂後命朝夕將降公之伯兄翰林公至憂憤而卒）初非有利禄意以此功臣等例受第宅田民并還納而一不受之又斂避要地而浮沈於閑漫之班竟致仕而卒

陽坡嘗云反正勲臣固多人望而以後来處心持己觀之則當初一毫不以冨貴為心純出於為宗社者亦無過数人如遅川谿谷及咸陵諸是已（昆侖集）（時議欲為擧義人别設一科公入對論其苟私 上即從之 愚伏行狀）

○光海時沈相悦為咸鏡監司作銀器皆刻己名納于宮中盖欲使光

海常目在之不忌也光海見脅賄賂銀兩之在宮中者　上命籍下于
户曹以補國用沈之銀器亦在其中大爲士論所嗤鄙而以其本時人
故猶不見斥丁丑變後崔相鳴吉當國喜其附己排群議卜相當此國
家危急雖得伊呂之佐猶惧不濟用人如此安有中興之望余爲崔相
恨之其時余適承召上京謂崔相曰聞公有爰立沈公之意然否崔曰
領相有此意未知何如領相則李弘胄也余曰不聞銀器刻名事否古
令寧有如此人作相而可濟時艱者乎崔曰然未幾領相病卒余下鄉
聞之則沈竟作相 荷潭記

國恥之難雪或可諉力弱而尊用廢母人是誰威脅而敦迫之耶若如
此初何用擧義爲哉時沈恍以曾忝光海時庭請之人方爲領相故公
疏及之 俞杞平伯曾墓碑

謹按庭請廢　母是何等罪累而又復刻名銀器納以私竇其人乎

生可断於是而言之污口殆甚於燕山朝充輩夫而袖筆硯者若使
清議少張則渠何敢厠於朝端而拘於朋私汲汲枚卜如此而尚可
謂之會朝清明乎李景稷南以恭之見択清塗真是總小功之緊慎
素隱之不仕恐不但罷榜一事而已也

○上特命公為扈衛大将申景禛為副将金自點沈器遠沈命世宋英
望等為從事李曙李适李興立等皆屬焉不受節制者令先斬後聞時
庶事草創六曹百司未及置員凡所設施皆出公手（延平行狀）
時光海在昌德宮而幽　大妃於貞陵洞行宮即所謂西宮也始諸公
相議曰西宮湫隘難容人衆恐不能無生得失不如奉往昌德宮以定
位號公獨曰此事光明正大寧有别慮且　主上不躬請而使人奉迎
於理有違不如留兵昌德宮而　主上親詣西宮問安仍請復位於正
殿數光海罪而廢之如昌邑故事可也諸公不以為然是日公承命與

都承旨李德泂備儀物如西宮奉迎 大妃不許公使其子時白〻
上〻即命駕詣西宮問安 大妃遂下册立之命延平行狀
是日光海由北門踰墻跳出而不知所向直往慈壽宮僧房路逢鄭夢弼
之進馬與嬖姬邊氏同騎到其所親安國信家乃着國信衣中所着之
白狗皮耳掩生布天翼麻帶繩鞋將欲轉往他處之際為醫員鄭楠壽
所告遂擁來入處都摠府 上謁于西宮納璽重 慈殿教曰見逆琿
方知汝等事遂以所着乘小黑轎進詣西宮入伏于庭 慈殿數三十
六罪呼唱面責必欲殺之 上極力諫止遂令告于廟社續雜錄明倫錄合錄
昭聖貞懿王大妃若曰天生蒸民樹之后辟蓋欲使叙彝倫立經紀上
奉宗廟下安黎庶也 宣祖大王不幸無嫡嗣因一時之權越長少之
序以光海為儲貳既在春宮失德昌著 宣廟晩節頗有悔恨及至嗣
位之後反道悖理罔有紀極姑擧其大者予雖不德然受天子之誥命

為　先王之配体母儀一國積有年載夫為　宣廟子者　不得不以
予為母而光海聽信讒賊自生猜隙刑戮我父母魚肉我宗族懷中孺
子奪而殺之幽廢困辱無復人理是盖逞憾於　先王又何有於未亡
人至若戕兄殺弟屠滅諸侄搆殺庶母屢起大獄毒痡無辜撤民家數
千區刱建兩闕土木之功十年未已　先朝耆舊斥逐殆盡惟姻婭婦
寺逢惡從臾之徒是崇是信政以賄成昏墨盈朝鞶金市官有同駔儈
賦役繁重誅求無藝民不堪命嗷嗷塗炭宗社之危若綴旒然不惟是
也我國服事皇朝二百餘載義即君臣恩猶父子壬辰再造之惠萬世
不可忘也　先王臨御四十年至誠事大平生未嘗背西而坐光海忘
恩忘德罔畏天命陰懷貳心輸款奴酋己未征虜之役密教帥臣觀變
向背卒致全師投虜流醜四海王人之来我國拘囚羈縶不啻牢狴皇
勑屢降无意濟師使我三韓禮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歸痛心疾首

何可勝言夫滅天理斁人倫上以得罪於皇朝下以結怨於萬姓罪惡至此其何以君國子民居 祖宗之天位奉廟社之神靈乎玆以廢之綾陽君某 宣祖大王之孫定遠君莩一子也聰明仁孝有非常之表 宣廟奇愛之養於宮中命名之義厥有微旨 憑几之際握手噓唏屬意深重異於諸孫今者奮發大義討平昏亂脫予因辱復予位號倫紀得正宗社再安功德甚懋神人所歸可即大位以紹 宣祖大王之後冊夫人韓氏爲王妃故玆教示 谿谷集

癸亥將遷光海于江華公啓曰水路險惡請由旱路安行 上允之而曰 慈殿使各處廢妃於別島予不忍爲母寧受責於 慈殿 昇平墓碑

公聞光海將遷江華言於大臣曰廢主雖自絕于天群臣曾所北面當哭送左右失色不答公欲獨爲之聞已出去不果 鄭守夢墓碑

安置光海及妃柳氏世子祬及其妻朴氏于江華各置東西門內廢世

子時年二十六在舟中吟詩曰塵寰翻覆似波瀾何必憂愁心自閑二十六年真一夢好須歸去白雲間又於圍籬中有詩曰本是同根何太薄理宜相愛亦相哀緣何脫此樊籠去綠水青山任去来 續雜錄

廢世子與妻朴氏在圍籬中夜穿從人掘地途逃出為守卒所覺拿入之際朴氏在內已縊死矣守圍別將權綵拿鞫行刑遣都事李惟馨賜廢世子死 上同

廢世子賜自盡領相李公元翼執義李公浚掌令尹公煌以為不可全論将攻之公力言不可遂得已 趙浦渚諡狀

大妃屢請救光海公涕泣曰光海自絕于天雖在當廢老臣嘗所臣事非所忍聞 名臣錄李元翼傳

光海嘗病公引 中廟侍燕山覲曰臣之事光海十有餘年矣犬馬之懷豈無舊情哉仍涕隨言零 上為之動容命送衣服供用之物 守夢全碑

○時以而攷告憂方設鞫廳故承宗爾瞻等皆在備邊司聞軍聲大震皆脫身而逃平其家累踰城出走到漢江〻亭換着木手草笠狐皮耳掩綿衣將走嶺南踰利甫峴止于墨坊官軍追捕拿來續雜錄明倫錄合錄

逆魁爾瞻等正刑後須教文　王若曰逆魁爾瞻奸臣之後市井之徒妖狐毒螫鍾而成性林甫秦檜合為一人詐術欺世旌表其門自以為孝全昧文義剽竊類語自以為能文爰自筮仕之初已有擅亂之漸人有倭已者諂笑而逆譽士有勝已者陽慕而陰中　宣廟姉具奸狀屛黜多年積怨　宣廟有同私讐密交仁弘媒進昏朝用賂結婚交通宮掖及其權勢已成陰懷簒奪謀起逆獄以專生殺之權與賊鎬金闓無賴之徒結為腹心日夜謀議始㨾申慄於鳳山誣殺黃赫諸人次起晉陵之獄紬誘鄭浹於北路廣引一隊士類捏成永昌之獄追刑之酷及於國舅逼殺之慘忍於孺子陰送世曾猝起海獄崔沂忠告乍言赤族

株累死徒殆過数百及賊錫逆謀之际乃反擾面而告变要掩其迹自
莅其獄南門之榜賊錫自製耕俊之檄應旻所作仁俊之招狠籍前後
而搨前厲聲箝制諸臣一不究问掩口經殺天日難欺路人所知至於
仇景禄朴景立命育門庭釀成逆謀聚粮鍊械諸招昭在乃使元煒之
奴厚賂獄卒窃負而逃事迹既發法當待命圍扉而盛氣直啓自誇忠
孝王獄罪因白日畫出金吾往捕拒之不給古今天下寧有是耶久占
文衡把握人材以科舉為誘引凶徒廣植私黨之計未解家之諸子皆
擢嵬科不識字之村氓驟躋膴仕七大文講經預出題及第舉國奔波
有同歸市鑿鴨島之郊劉占膏腴斫陵寢之木公然輸載兩宮經始之
役十年而未完五家僭制之搆彌一洞而連雲一國工匠全集其門四
方財寶山積其庭怙侈窮奢富踰李氏而人反頌布被之儉侵民集人
毒如狼羊而人反稱下士之恭及其群心齊激萬人共指宗戚陳疏草

野抗章則言未入園白簡隨至或殺或杖竄者不知其幾仍指為其人
所嫉某人所製恣意憚劾必欲置死嶺仗四百奮義叫閤則謂之張弓
挾矢謀陷送獄秦抗之灰復燃漢黨之籍將錮廣招美新之徒自製頌
莽之章熒惑君心賛劃館學人皆重足莫保朝夕使元老遯荒賢相流
竄忠良屏逐妖孽布列納銀除拜毒害生民為占五勳諂上虛号盡皆
君之心志繫昏君之手足其窮凶極惡之狀擢髮難悉至於大論則尤
不忍言客嫉凶疏陰啓昏君收議之際倡說迫臣賛之以死誘之以利
至曰唐庙數罪雖不可為漢庭廢黜盡從寬典終乃擯辟　數慈殿十
罪使館學通文八道噫以臣子數罪國母是可忍耶以廢黜尚云寬典
將欲何為幽閉之辱過於十年神人之痛至此而極履霜堅氷所由者
漸矣食土含血人得以誅之逆魁鄭仁弘以蛇蝎之性鬼蜮之心始雖
盜名於林下特一豪强品官中馬托跡於義兵恇事武斷鄉曲收聚頑

鈍之徒私倡旌鬼之學李彥迪李滉東方大賢而因憾疏斥不有餘力

鄭蘊李大期直言被罪而從以下石略不伸救士心咸憤門徒皆叛與

賊魁爾瞻表裡聲勢迭相推薦塗抹山野冒據鼎軸導昏君必以刑獄

倡倖流必以諂佞私親八廟之議該曹數年力寢而一言贊成終勸上

奏登遴先薦施文用風水之說竟起土木之役癸丑之獄陳劄肆虐指

大君爲圈中積戕大論之發首倡先廢後奏之議至比於哀姜文姜且

以爲不共戴天之讐幽閉之禍決於其言使綱常斁絶人理晦塞人之

爲惡孰謂至於此極老而不死天心有待今日韓纘男鄭造李偉卿尹

訒等皆爾瞻之奴隷腹心也其交通宮掖作奬中外貪虐縱恣之狀與

爾瞻無異海獄之慘纘男專主而廢母之論或自韋布而抗疏或自金

閨而首發同惡並依律施行其餘則或誅止其身或流放遠裔並從惟

輕之典云云 同上

○典翰韓曦修撰韓昄別坐韓晤等纘男之子也纘男迯匿于果川其族家壁藏中軍官追捕以來并正刑明倫録

○時朴自興爲京畿監司是夜承宗還家與自興走楊州令牧使朴安禮起兵赴亂傳令水原防禦使趙有道興兵合勢朴安禮起軍進至陰川趙有道亦領軍將發朝廷令申景禛馳諭安禮有道罷兵歸順承宗自興超具墳庵同縊死承宗臨死書衣曰不能正君以致今日沉淵自死以謝天地神祇云承宗雖貪濁寡多衛護 母后之功上同

朴承宗弃廢主走死正言洪鎬請加褒崇 上特罷鎬玉堂上劄曰朴承宗在仕時與爾瞻角立爾瞻每以起獄殺人爲事而承宗每欲救解至於辱及 慈殿之論承宗則與爾瞻相反終不助其凶逆之計此則承宗之事所以異於爾瞻等諸賊者也然光海悖逆前古無有承宗身爲首相誰任其責非但無所匡救乃又有逢迎縱臾之事斷以王法固

不容於誅矣愍懷之廢張華雖嘗諫陽林責其何不去位則張華不能
荅由閉 慈殿雖曰甫瞻之事承宗烏得免其責乎又憑藉其寵以濟
其貪奢之欲田民幾遍一國自國朝以來人臣貪縱未有甚於柳朴者
也其所犯既是非常之罪則所施亦當用非常之罰籍沒家產豈有不
可且洪鎬以承宗之死為死節使承宗入衛宮中捍禦而死則謂為廢
君死可也逃竄僧舍自經而死此正所謂與人刃我寧自刃者也豈是
為廢君者乎但不無羞愧之意則其死與希奮等之罪稍有間耳雖使
為廢君捍衛而死乃是致亂之臣死不償責者也況其死本非為廢君
自無可褒之節而其罪則乃人臣之大罪決不可容貸者也洪鎬乃欲
以其死掩其罪人之心智愚暗有如是之甚者乎鎬言雖愚妄不害為
有懷必達且其心以為此乃今日難言之言也故自謂能言人所不敢
言之言正宜容之以來言者云云 浦渚集

上下教曰承宗雖不力主廢論陰嗾起獄無異甯瞻等未能詳知而有是言耶趙翼等辭職待罪並許遞 明倫録

○府院君柳希奮叅判柳希發等待命于南大門外或有貸死之議上下教曰不誅希奮等烏在其為義舉也盖以臨海永昌晉綾昌陵之禍皆由於此人等內外締謀搆成故也 上同

拿致柳希奮希發等處斬皆廢中殿之娚也希奮小北希發大北故兄弟不相容希奮以濁乱朝廷死 續雜録

○時朴燁為平安監司貪淫暴虐連作長房聚道內名娼百餘名日常同處晝夜娛樂長為風馬之戲一日需用六七十石刑殺慘酷人不聊生至是宣傳官及都事奉密旨馳到元帥府時都元帥韓浚謙在中和以密旨付帥府使之依旨為之都事等馳向義州盖鄭遵方為義州府尹故也帥府令別將數人率軍五百餘名送平壤與本城留防別將等

相議令軍中曰邉警甚急令當夵向義州諸軍即刻皆聚普通门聽甘
結軍中汹怚一時各會令分左右行軍圍大衙燁方坐長房鼓樂酣宴
閤禁至蔵軍人踰墻打破門鉄衙奴告變于長房燁大怒曰惟我在乱
何從生別将等操弓矢入立階上使之捉下燁專不動心坐而不起出
示元帥府傳令然後綏〻下庭着枷出置城内人家燁曰我別無大罪
未知此何事也促令係頸衆軍引索猶不死刀手直入牵足命乃絶即
於街上行刑娼妓等来觀或曰汝皆以監司寵姬臨死不哭恬然立視
何也妓等荅曰使道前聽令来矣相與歡笑而去持刀刼者四面雲集
爭入剔肉別将等不能禁令本官急〻入棺殯于人家留兵守直道内
仇人聚集剖棺出屍寸〻斬截頃刻無點肉骸骨将盡庶尹判官用諭
終不聽僅収殘骸五六節入櫃蔵匿新伯金蓋國到任以方伯之令其
妻妾持骨櫃無事渡江及至黄州〻民奪其櫃投之江妻妾僅以身步

歸京城都事等到義州斬鄭遵 續雜錄

諸賊正刑秩從其輕重或斬或絞

叅判朴鼎吉承旨朴弘道叅議白大珩正郎徐國禎叅議李挺元持平韓正國正郎洪堯佺司諫辛光業持平鄭潔正元喣校理李莊佐郎李日馨正郎韓定國典翰黃德符護軍朴宗冑掌令蔡謙吉應校李尙恒府尹鄭遵等罪惡彰著無異纘勇叅贊李覺屢爲獻議長自任廢母之論判尹韓希吉誘脅應犀誣及大妃 時在忠清兵營任所梟首境上 牧使梁濩虐使府夫人納媚賊魁縣令洪行箕同惡賊鈎謀犯西宮洗馬李滀屢投凶廢母后追刑國舅之疏都事宋文奎前發國舅追刑之論及令送人洛州之時自願先往以爲免死之地其許尤極凶巧分承旨鄭榮國曾爲海州牧使受嗾賊臣表裡大珩鍛鍊崔沂獄事郡守俞世曾罪同榮國護軍尹三聘朴應犀安弘祉等受賊陰嗾誣告士類府使池應鯤縣監金忠

輔郡守李文賓縣監金純郡守權忠男同知鄭夢弼宋敬臣王明忯劉
夢王禹績舜等俱以賤孽奴隸交通宮禁納賂得官罪惡昭著依諸賊
例陵遲籍沒縣監尹天承姜翼等俱以逆魁孽屬帶劒隨曷吉冒入闕
中謀欲作亂事覺伏誅花山君趙龜壽以嬖寵作弊民間李以紋預知
義擧反爲告變察訪鄭雲耆尹思儉郡守李應星李汝成鄭之準林金
僉知僧性智男巫福同郡守李再榮前後凶疏多出其手代述窮科不
知其幾(杖覽)金尚宮罪惡最甚陵遲尹淑儀邊尚宮罪惡昭著賜死鄭昭
婉自經而死并籍沒府使李元燁參議李弘燁大司成李大燁參議李
益燁等爾瞻之子也並正刑大燁飲藥自殺(明倫錄)

安置秩六十六人而不能盡錄

順寧君景儉茂林君善亂等廢母之跡極甚凶慘司諫林健(南海)掌令姜㴖
持平鄭良亂金盱等前後論啓無不同參執義韓詠(旌義)合啓廢母極其

凶慘倡率無賴追刑國舅典翰吳汝穩岬爾瞻腹心仁弘手足兩賊凶
流無不相通校理林濩(興陽)前後論啓無不同參府使成夏衍(沔川)獻納安
應曾翰林南省身等同惡偉卿首倡廢論撿詳柳活(吉州)與造訒首於廢
母之論正郎李元興(加里浦)廷魁凶謀無不與知持平鄭湛掌令朴光先
(恩津)柳震楨持平趙存道李清(恩津)等凶廢母后誣殺大君之論終始擔
當正言申垍佐郎朴宗胤(鍾城)修撰吳益熯(吉州)等合啓廢母語極凶慘郡
守宋榮祚縣監申廷瑞(巨濟)都事崔公望等疏辭尤極凶慘學錄李榮久
(寧遠)以新榜生員西宮稱之以詈庭不爲謝恩都事禹弼甸(旌義)參奉李
衍(巨濟)禹弼舜(珍島)尹伸等罪同成夏衍鄭淇(慶興)以館學掌議敎罪通文
錦溪君朴東亮提起咀呪之說語侵母后極其凶慘判書柳緖以光
海嬖臣羅織應犀之獄纘男拾其緒餘遂成滔天之袟曾爲水原府使
以其私憤擅兵越境屠殺士夫汚辱婦女又爲咸鏡監司多造奇玩

媚悅廢主(後為閔聖徽擅殺)承旨黃中允迎合廢主語侵天朝主張附虜之論
縣監申純以申慓之父教子搆捏以成其獄佐郎奇俊格(濟州)曾在丁巳
陳疏上變搆誣國舅及沈惀父子曰謀立永昌又曰弘老連姻於沈惀
為金悌男及永昌也又曰戊申沈惀恐其覺自盡又舉審食其之說指
斥慈殿(後俊格伏誅)牧使許廷式罪惡無異朴燁郡守沈大復惑於妖妻
因辱其母縣監李祥為爾瞻婿夫盜劉鴨島據奪民田及蒡李宗英(濟州)
受嗾逆魁搆陷嶺南多士安全(雲山)附會廢論得罪倫紀徐兢徐兟(旌義)廢
母之論極其凶慘郭有道(與陽)鄭滃(陽德)等獨疏廢母罪惡彰著鄭之
文(南海)屢投凶疏措語尤慘水使李瞻(堤川)剝割軍民人欲食肉參判柳
希亮僉正柳希安等希奮同生弟也(希亮後以其子斗立謀逆連坐絞)鄭灌武將仁弘
三寸侄府使奇順格本以賤孽賄賂得官(後誅)執義鄭道造同生弟也

上同

、遠竄秩一百二人而不能盡錄

判書任就正以後宮親暱交通內外後謀逆杖斃叅判崔應虛牙山爾瞻鷹犬

附會廢論大司憲南瑾潭陽擔當廢母之論漢昌君趙國弼伊川交通宮掖

締結逆魁右尹張世哲良山判決事沈宗道高原爾瞻仁弘結為腹心凡所

謀議無不與知叅議辛義立吉州與大珩合為一身叅議金緻逆魁腹心

久據銓衡誣殺大君之惡甚於弘道應教韓玉昆陽掌令李時楨鍾城等逆

魁鷹犬惟命是從掌令李涏逆魁腹心反正之後走入漣川招聚逆黨

顯有可疑之迹正言允畝指嗾蘇鳴國搆成大獄後伏誅正郞任興後安邊

丁巳收議有不可以國母待之之語獻納沈之清德原丁巳收議擬其凶

慘正郞申拭順天廢母之議終始擔當獻納任晛之灵光權誼洪原等爾瞻腹

心有同親子後晛之誅司藝尹晛興陽合啓以母后為不共戴天之讐正言韓惟

翔陰謀秘計有不忍言庶尹李必達收議有西宮罪惡貫盈之語而以

其同叅義擧之功戕䓁削黜佐郎宣世徽三水慶母獨疏極其凶慘司錄
羅萬弘利城都事蔡有濟康津鄭清灵岩鄭渼䓁以館學齋任歷數十条通文
八方留守任吉後以後宮親屬媢悅取寵叅判金尚寯吉州癸丑原情極
其無倫以比爾瞻所製赦文有曰朴東亮兄弟共證裕陵詛呪之曲折
金尚寯父子亦言路人所知之情狀統制使元守身離營之後趑不上
来有同覌望正字金以一及第李溥芳鄭渾鄭暁辛敬業䓁以逆賊腹
心屢投凶疏生員陳好善丁巳之疏有叩鞫自献因斬恒福䓁語翰林
柳命立王浦縣監柳時立柳後立漸中䓁希奋子主簿柳福立希奋妻子柳
英立柳題立𦯍爺菽子尹思真詞三寸侄鄭棱仁弘之孫也仁弘之逆
之事棱賓從吏往来爾瞻偽作祖書科人宦人惟意所欲及第任徽之
珎島朴思翼䓁戊午獄事已爲發配仍其配所大司諫鄭逵知浦西造同生
李英植臣潪元燁子瀛州君柳浦晉州逆魁腹心王張慶論同上

中途付處秩

府院君李時言(汙川)廢母之日别爲上疏辭極悖悪罪甚造訒(後誅)叅判李惺與爾吉等陳箚有去草不去根之説通天之罪不下造訒(後誅)承旨柳敬宗爾瞻腹心與聞謀議(後杖斃)右尹李汝儉奴事爾瞻附會廢論仍此爲功且竊科薦削其科司諫蔡承先(延風)締結凶徒共倡廢論輔德任胜之(報恩)締結凶賊乜極悖悪(後杖斃)護軍金崙(原州)掌令郭天豪(清州)等罪同承先(後崙杖斃)正言朴成章(忠州)交通宮掖締結凶魁(後誅)校理李岭(恭安)佐郎南洭羽(伊川)締結凶賊共倡廢論獻納曹挺立黨於凶逆倡廢母之論正言李孝誠(洪川)奉教洪景艇(槿城)受凶賊之命育醸成廢論修撰李蓂(長連)罪與李岭同説書鄭晟(金城)及第李烱(長湍)廢母之疏首倡搢當(烱科削)佐郎鄭大容(珍島)殺大君廢大妃無不搢當(後遠竄)僉正金鐸(甕津)科場代手無所不知(後誅)鄭忠立任獻之揚時益李溁閔憘趙濟閔潔柳健鄭龍瑞金綖等附會

廢論得罪倫紀校理朴自㝠(玶啟)朴自全(鈍梁)等承宗子自㝠削科承旨韓

優謙(横城)縣監韓允謙(洪川)典籍韓克謙(泰安)洗馬韓好謙(海美)等孝純子佐郎

閔明哲(牛峯)主簿閔宣哲(忠州)察訪閔迪哲(延安)等夢龍子李進(歙谷)虬附賊魁

製給凶疏科場代手無異再榮府使趙有道貪贓之罪濁乱之惡權淑

仅(連山)許淑仅(堤川)洪淑儀(保寧)元叔仅(洪州)等並光海後宮(同上)

削黜秩二十人而不能盡録

左議政朴弘耉交通宮掖謟附賊魁殺士之獄獨自擔當(後逮誅)叅判柳

夢寅謟附凶魁久秉銓衡汲引賊徒賄賂公行(後逮誅)大司諫俞大逵與

南瑾任就正相為表裡所論凶悖叅議金夢虎叅議李用晋等大君之

死避嫌之辭揚其凶惨(後用晋追誅)府使朴晋章挾其父凡畜竊科蔭肆行

蹔欲牧使趙有恒藉其父凡畜得州牧聚斂民産縱酒濫刑掌令鄭弘

遠家行悖悪得罪人倫校理尹聖任校理李慶益校理趙裕善等黨附

逆賊共爲廢論（後慶盖 杖兟）

正言金振遠撿閲申挻恜之帑叅議宋俊正言俞纘曾監司黄漟中（上同）

追削秩十四人

領議政韓孝純右議政閔夢龍等倡率百官肆爲廢母之請罪惡貫盈而其身已故雖不得施刑於枯骨追削官爵兩賊之子並定配府院君金信元判書許筬大司憲崔有源大司憲尹孝全等怙逢君竊利之心搆餡椎無根之說云云傳曰孝全則金應璧詛呪之獄竟無一言救之此事関係俊寢忝入罪目賛成李冲服食之妖機技之巧締結宮禁至於内人出宿其家畜窮恩寵日超月迁終至於議政之除濫及於命畫之時大司憲宋諄父死賊燒坐視不救謟附逆魁畜據銓憲引進凶徒羅織搆捏殺同氣危母后之論無不先登叅賛朴楗大司諫李昌後等阿諛慫吏神出鬼没醸成癸丑之変竟作滔天之袄冲諄楗昌後等

四凶通天之罪顯戮雖未及加陰誅寧可得免叅判申慄壬子之獄教
誘伏招附會鍛錬姦出天誅未加兵使鄭沆爲江華府使時逼殺永
昌府使李挺彪爲喬桐別將時逼殺臨海并削其官爵兩賊之子亦竝
配享令丁好寬首發當殺大君之論仍成凶廢母后之階其身雖已作
故其罪不可不討 同上

甲子金蓋國爲都承旨公言蓋國曾製廢母庭請啓辭欲劾之於是
諸宰中三四人皆嘗叅庭請故相綪爲知申皆引不出朝著爲之聳動
俞杞平伯曾謚状

謹按反正初究平爲領相揪灘爲大憲主論於廟堂金閣而但以忠
享之人討罪之際全尚緩論遂使凶逆之輩多保首領固已爲失刑
而或有罪同罰異刑章紊亂其不事殺戮雖賢矣而終難免後世之
譏也

○仁廟即位後大赦教書王若曰惟我國家列聖相承家法最正以仁
為政以孝為理昊天不吊遂值否運粤自十數年來賊臣爾瞻熒惑君
心畐竊國柄仍搆母子之隙竟成彛倫之变由廢別宮僇辱備至金墉
之禍迫在朝夕况乃倍天朝父母之恩滅我東禮義之風三綱掃地胡
可忍言至如役徭之無度政刑之紊亂民怨神怒外潰内訌足以亡國
殄祀猶是薄物細故悉具慈教無煩贅乳予以薄德承　先王餘訓恪
守宗邸若將終身幸賴二三忠義之臣閔宗社之危亡懼彛倫之殄滅
奮發大義克定内乱既復位号於　慈殿因顔推戴乎寡躬予下迫群
情上承慈旨若隕淵谷其何以堪爰思履端之初宜舉更始之化自戊
申以来凡干羅織之獄株累之坐及以言事得罪者悉皆蕩滌諸營建
土木興作之役調度等官掊克聚斂之類一切革除其他侵民病国如
戚畹權貴家諸處屯田減税復户等事並令查撿刮去内需司大君房

被奪民田一〻還給自令年三月十三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並
皆赦宥以示維新之意 谿谷集

○宗親府呈毛都督文曰廢君 昭敬王側室第二子也少時虛譽頗
行而長子臨海君狂悖又壬辰被擄 先王越在西陲因時決策立廢
君為世子戊申 先王疾未革而暴薨廢君襲位即召 先王時得罪
放逐奸臣李爾瞻鄭仁弘等授以國柄又蒸 先王所幸後宮金氏惟
言是聽爾瞻等締結金氏相為表裡凡其所殺其母兄一人大君一人
先王後宮十一人而其中名應姬 先王播越時常從幸者也先王孫
二人王妃金氏父及兄弟四人而其餘搢紳誅戮者不可勝數至於欲
弑母妃幽閉別宮請弑之人無不優獎蠢爾奴賊大邦為讐固天下之
所共憤小邦群臣尤為枕戈礪兵以報皇恩而不惟無意敵愾乃反與
賊通〻陰教將領使之投降以致王師敗績每戒邊臣勿與賊戰是廢君

不但為一邦之罪人宗天下之罪人也其性情行事又與常理反經其所蒸金氏使之恣行閭閻私亂外人又喜巫覡男人女服出入宮禁除官斷獄皆以賄賂大小差除各有定價而一邑之價或踰千兩得邑之人爭務進奉四方貨賄輻湊宮中至於神宗皇帝所賜深河死事陪臣金應河家屬銀二萬兩盡輸入宮中不以銖兩給其家云云浦渚集

○朝鮮國昭敬王妃金氏謹奏為獨夫自絕于天懇乞聖明特降嗣孫冊號以安宗社以固藩邦事妾竊照先臣昭敬王不幸無嗣以已故妾金氏出光海君琿請為承襲嗣位以來反道倍德積失人心妾尋常戒告庶幾懲毖而聽信讒言自生猜貳不以子道事妾刑戮我父母魚肉我兄弟虐殺孺子園門被屠殆靡孑遺將未亡人幽廢別宮者十有一年並錮户閾勺水粒米亦皆裁制加兵環守迫妾自決或驅儺入宮以謀搏殺或巫蠱咀呪以貽毒害凡可以殺妾者無所不用其極昭敬王

之後宮或乱之或殺之原其罪惡浮於楊廣矣昭敬王至誠事大神宗
皇帝極加嘉奬壬辰倭冦之闌入也蔑累萬王師糜累萬帑銀勑倭過
海再造東藩三韓之人思有以報鴻造之萬一而逮聖皇帝踐祚以来
錫賚便蕃綸音諄切琿反與奴賊連和皮幣相望己未瀋河之役密授
將領使之投降賊庭以為不測之畜辛酉宣川之変致令腹心邊臣不
與之戰引兵入来謀縛都督毛文龍以與之其謀憯矣且宗室大臣芟
夷屏逐嬖姬外戚内外締結政以賄成獄以貨鬻宮門如市虐焰薰天
因妖言穿昭敬王墓幾徹黄壤畜妖人妖僧惟其言是從荼毒生灵貪
溪樂祆之狀難可殚数國之危亡迫在朝夕而幸賴祖先之黙佑大
小臣民咸思奮義乃於本年三月十三日共推綾陽君諱靖内乱而反
之正諱即昭敬王嬪金氏出故定遠君諱嫡長子也聦明孝仁有非常
之度仁聞夙著民望攸歸大小臣民等稽古援禮稟知於妥請正位号

協贊謀議卒能誅戮奸凶以伸其志又以言功爲耻卽反正之日走歸鄕里若初無所與者而勳錄遂不及焉 定齋集

○本朝所謂功者雖不敢議而懋德多矣惟平難靖社能免矣其所謂懋德又帶得大罪如趙英珪之邀擊圃隱以觸 太祖之驚怒 中廟朝諸人貪迫君父使不保琴瑟之樂而卒致己卯斬伐之禍得免於斧鉞之誅幸矣推類以盡其餘則凡此類之嫡長世受庥蔭亦過矣 屯菴集

○癸亥先生貽書諸元勳極言恢公道之術仍戒諸公亦宜淸愼自礪毋踵靖國三大將之失諸公歎服遂以聞于 上〻亟稱善 沙溪行狀

○副學鄭經世於筵中誦功懋〻賞德懋〻官之言修撰趙誠立亦曰勳臣自勳臣士類自士類公聞之請退去 上曰范蠡之扁舟句踐之過也張良之赤松漢高之失也此豈勳臣辭退之時乎卽日命招誠立令詣公第謝失言 延平行狀

○光海時戊午大比退行於己未講經會試而拘於妖說不卽殿試辛酉親行籍田別試取人而亦拘於妖說不許唱榜癸亥反正 上下教曰戊申以後及第或削或罷 上在閭閻時洞知爾瞻等欲樹私黨前期潛出試題使之借述不解文者皆登第式年則拈受具篇使之誦習而出諸誦席有七大文通從自願之言故有此教此兩榜及丙辰謁聖乙卯式年爲最甚故當罷榜而其餘他榜亦多削名者禮曹判書李廷龜托以事重請同三司會議屢退日期盖金瑬子慶徵素不能文濫中於親耕榜爲其地故也李完平入侍朝講言旣取之第或削或罷前所未有不可輕行其中分明用私竊取者則棄而不用可也 上從之完平望重朝野爲 上所倚信時人爲慶徵托以公論遊說完平屢退日期待完平入侍經筵而完平爲所欺也金諫爭之不能得 荷潭錄

李完南厚源爲光牧時往訪愼天翊則庭除蕪沒蒲薦穿弊問不仕之

意則拍掌大笑曰我寧有意思而不仕也只是病而已又拍掌大笑旁若無人久後歷叙而云反正初以金謙佳謂昇平則昇平首及羅榜論啓之當停盖昇平之子亦其榜中人也其徵意盖曰以一代元勳而私意已如此時事可知云矣 七菴集

○浦渚曰反正後人物完平楸灘爲上玄翁狹小守夢庸常余對曰完平偏論已甚始與朴漟元洪汝諄同事終請李潑白惟讓未伸究似非公正之人也浦渚曰李延平貴亦嘗言完平偏論之甚而我則見其爲國盡誠非他人所及也 曾西日記

○掌令姜鶴年疏言世有伯夷則必有易暴之譏云云崔遲川上劄曰姜鶴年是臣舊交而不見久矣聞其讀書修行不以俗士自處故首擬全罔不意其識見乖僻著辱朝廷一至於此也古昔帝王撥亂反正而名正言順光明輝燁未有如 殿下者也使世有伯夷其將不辭光海之粟而辭 殿下之粟乎靖國之初燕山三子幼弱無知而大臣並請

賜死蓋非華之際事異常經自有不得不爾者士論之嚴莫過於己卯而未聞以此歸咎於　中廟而不仕其朝者也況廢桎之穿穴逆命意宗叵測有非頸等童騃之比則　殿下雖欲曲全私恩有不可得至於己廢之君十年無恙此乃未有之盛德而鶴年之言若此何也然鶴年亦嘗食殿下之祿矣寧有他意於其間不過徒竊虛名宗無見得妄欲自擬於草野倨傲之言而不自覺其陷於負君之罪可勝惜哉 遲川集

○李适恭判陸之後以武舉逆而能文善書有名稱癸亥春以北兵使未及赴任金瑬李貴等將舉事以适多才智以密謀告适慷慨從之反正之日部分規畫皆出於适及論功等第以适新預抑之為二等适大不平公論亦以朴元宗等靖國時柳子光亦非預謀者而臨時用其策故擢為一等适事同子光而策功反詘傾冤之是夏朝廷以関西虜患可憂出适為平安兵使兼副元帥适大怨遂畜異謀适素稱善兵精卒

數萬及降倭劒士悉隷之時元勳等初立殊勳過慮人心不服廣爲機
察盛開 告密之門文晦李祐等告奇自獻玄謂李适及其子㮩韓明璉
等謀反 上招大臣及元勳議之金瑬以爲适不反李貴崔鳴吉等以
爲必反爭於 上前李貴怒曰金瑬必與同謀故稱其冤 上命只拿
其子㮩及自獻等是甲子正月十七日也李貴曰使适無是謀則已不
然其父將兵在外而只逮其子彼豈肯俛首聽命乎不如並逮父子有
究則俾還任所有何不可諸公不從金吾郎及宣傳官至适營适故遲
開鑰與其屬李守白奇益獻崔德雯李擢培辟左右謀曰我只有一子將
伏斧鑕豈有子拿而父全之理事已急矣男兒不死則已等死安能俛
首就戮乎益獻等合口同辭曰如欲擧事莫若殺來使威脅軍中使無
異議适招諸將語之如其言手提一劒目視諸將曰敢違者死左右股
慄無一人抗節罵賊以折凶計者於是布陣城內開門入都事々々未

及八庭令軍校斬之一軍震怖即下令軍中期以二十二日介兵傳令
近營守令曰有急時軍務面議事同晝夜馳進云乃二十一日亥時也
時元師張晩在平壤中軍南以興票下軍官南斗倘適以私往寧边
知之作一書付斗倘使之故放斗倘翌日到平壤具道其叛狀又傳其
書於南以興〻〻不發封納於師府開見則書中列書南以興柳孝傑
朴震英之字其辭曰　聖明在上群凶滿朝清君側之惡烏可已乎云
云師府即以上聞　上其書蓋此數將皆适之所忌故欲行間於師府
云二十三日報至朝廷震駭昇平大惧請亟誅被逮人奇自献柳公亮
尹守謙李時言玄諿等以絶相應內起之患　上從之适平力爭被逮
之人多是位高宰臣必無盡與适同叛之理國事雖危急何可不顧獄
體且殺一不辜王者不為今不同而斬之恐有後悔至於自献立節於
大論而被竄者何可不為辨白而並戮之　上詢于大臣昇平又入對

更請自献等四十餘人皆被殺巡平曰自献立節昏朝今被混戮頗以處生倉卒人情疑惧故事出於不得已非以爾預於凶謀諭自献使知朝廷意而死朝廷不能從公又曰大臣不可以疑似遽加刀鉅遂縊死之

荷潭録曰奇相自献補奇氏爲箕子之後未知何據余祖母奇氏貞武公虔之玄孫余與奇相爲八寸親貞武公即奇顥之後余嘗與奇相語問其世系奇嘿嚅曰奇壽全以上矣其世未知爲某人後觀其色者以顥爲先祖故也箕子雖聖人數千年之後惘昧無所據而称爲先顥雖有醜行世代可考而諱其爲後其處心如此陷於甲子之秋亦宜有以自取之者矣

以李守一爲平安兵使邉渝爲黃海兵使李時發爲副體察使往禦之韓明璉在龜城亦殺都事先帶三十餘騎赴适而以中軍全孝信別將康綽領其軍一千二百名隨後而發适脅道內將官從順川路長驅而來蓋爲張晚爲都元帥在平壤适不欲與交兵故也至順川李亂緒李珫等五六將各率所部兵三千餘人奔詣張晚适大惧自是不敢入宿官府一夜累易其處恐軍中殺之也張晚问於安州牧使鄭忠信曰今賊詐將安出忠信曰有上

中下三策曰何謂三策曰使賊乘新起之鋭直渡漢江進逼乘輿安危未可知此上策也跨據兩西結毛將為聲勢朝廷亦未易制此中策也從間道疾趍京都坐守空城無能為耳此下策也曰以君計之當出何策忠信曰适鋭而無謀必出下策适聞忠信從元帥憮然有憚色歷數諸將能否皆易之至忠信曰此未可輕也元帥出兵或言是日直星七殺兵家忌之忠信曰馬有聞父母之病而擇日以行者且師直為壯冀拘於術家衆乃服於是元帥以忠信為先鋒大將南以興為継援大將行追賊遇于黃州之薪橋戰不利适至遂安知官軍守塞垣轉向棋儛路張晩收散敗軍隨其後至平山李守一李時發以所部同行南兵使申景瑗亦至李适至猪灘防禦使李重老李德符章豊川府使朴榮臣等守猪灘适進擊大破之斬重老等李貴領諸將守臨津臨風而走還京城力請出避二月初九日也　上倉卒南狩至漢江舟在中流呼不

應武人禹尚中素多力能水即游至江中擊仆舡人得五六艘乃得利涉晥等到坡州聞　上南幸丙午後賊兵三十餘騎先到京城呼曰城中人勿爲驚動新王即位云云初十日适與明璉連輿入城适窮遂與李忠吉李時言子煜等帶募兵數千餘人至沙羅峴北迎賊爲先導又有各寺吏胥隷臺具冠服出迎者坊民治道路鋪黃土而迎之适入京城屯慶福宮時王子興安君瑅不虞從而逃俟适入城投之李興立以京畿防禦使送款降适适推瑅僭号李忠吉爲大將以衛之元帥會諸將計事言多異同忠信大言曰旣不能戮力破賊賊犯京都君父播越吾屬罪當死毋論勝敗一戰烏可已且先據北山者勝令據鞍峴而陣俯壓都城賊不得不戰戰即仰攻我乘高得便破之必矣元帥從之忠信先行諸軍繼之元帥令徐驅視便忠信反呼于衆曰元帥有令促進兵揚鞭疾馳以進京畿巡察使李曙與元帥書曰賊已據都城未易擊

公在西我在東絕其饟道賊必窘待南軍至協討事必萬全諸公以為然李時白曰不然賊在城一日聚衆益多何益於持久宜及其未定乘銳疾擊元帥曰然矣令當傳令於忠信宜何指揮我知忠信曰為人必已登鞍嶺矣俄報前軍已到鞍嶺元帥驚曰勇哉忠信々々先令輕騎數十潛行上嶺獲烽卒亂火如他日昏暮諸軍以次至遂布陣別遣精卒數百伏蒙岩以防敦義門朝日賊覓之或說适曰精銳皆屬忠信元帥以孤軍在碧蹄一鼓可禽即元帥敗前軍走矣适見前軍少曰滅之易耳毋多言因令曰破此後食即開門出兵分兩路包山而上明璉為前鋒直薄前營時東風急賊乘風疾攻矢丸如雨我軍既處山頂皆殊死戰風忽轉西北風大起賊在下風塵沙撲面官軍氣益奮大戰自卯至巳賊將李壤中丸死明璉中箭卻會适易次旗動南以興望見大呼曰李适敗矣於是賊兵大奔自相蹂籍墜磵谷死者不可勝數或散走

西江麻浦官軍乘勝追擊呼噪踴躍無不一以當十賊遂大敗即甲子二月
十一日也時都民屯聚登西城觀望勝敗遂閉敦義門西小門以拒賊
适走入南大門忠信欲追之請與李時白追捕時白曰賊不日當就擒
我其敢奪人之功乎忠信歎曰人所不及也以興曰今日之捷天也不
數日兩賊之頭當至何必窮追城中多阨巷使賊設伏脫有得失奈何
忠信曰疾雷不及掩耳适明璡已破膽矣奚暇為謀疾追不及廣通橋
就擒耳以興力止之遂遣朴震英伏東郊以邀賊賊昏夜潜兵出水口
門南走忠信平柳孝傑等追及於慶安驛賊望風而潰明日适麾下奇
益獻李守白等斬适明璡走獻行朝瑅渡江亡走韓縡安士誠等執瑅
獻于張晩晩因之以待朝令南道都元帥沈器遠都監大將申景禛等
以為瑅已僭号人得以誅不聞于朝殺之於軍中事聞下器遠景禛于
禁府數日赦之興立下獄自殺适既誅張晩飭西來諸將俟 大駕還

京迎拜於江上而忠信獨還安州曰吾以西土將兵之臣不亟誅叛賊
使乘輿蒙塵罪則不小何敢自若有功者迎駕於江上惟當還任以俟
命 上驛召引見賜金策勳超秩擢拜平安兵使（昆侖集 荷潭錄 續雜錄 洪鶴谷墓碑 李延平行狀 合錄）
李适舉兵叛直向京城 上命公扈 慈殿中宮東宮先往江華公啓
揚前曰臣雖無才畧願隨 大駕或效策應捍衛之勞大司憲鄭曄曰
臣則有老母願隨兩殿先往江華李某則才局籌略不可離大駕上曰
慈殿之行不可無大臣重臣元子輔導亦重禮判當往江華矣（月沙集）
上出城 慈殿中宮元子初議分往江華行已發又追與 大駕同往
公與右相申公欽追至楊花渡奉還（月沙集）
甲子之變 大駕先出 慈殿継發到南門外 慈殿回駕命侍衛者
急向蚕頭江上路諸臣皆落後獨永安尉洪柱元陪行時适兵自西來

朝夕入城事極危疑莫測其端 上到銅雀始聞其報驚惶不定亟命諸宰李公廷龜申公翊聖往迎 慈駕蓋以李公爲永安外祖申公爲駙馬也二公馳進蚕頭則 慈殿已入寓閭舍惟永安侍坐二公伏前力陳回 駕之意縷々不已 慈殿無動意申公不得已乃招出永安於大廳大聲責曰今日國事板蕩 慈殿之至此出於意外今若不卽回駕令公當先伏刑其思所以自處永安年少滂泣罔知所措盡其辭語盡徹於 慈殿所辨詰良久 慈殿始下令回駕追往是夕 上到水原至於氣塞勳戚諸臣環侍救治及此報然後 上病少瘳當時事可謂岌々矣若非申公能善處變誠亦不可爲也 南溪集

謹按賊兵在後 慈駕不動國家存亡在於呼吸而月沙以永安之外翁反不能如東陽之責永安以爲格天之計可謂至無能者矣當時若無東陽則國事將至於何境乎論其功可列鄭錦南之上矣

○鄭忠信字可行光州人高麗名將鄭地之後也生地微幼屬節度當正兵兼隷府知印嘗隨赴節度營舍於老妓〻〻以節度宴餘物饋之忠信却不食曰大丈夫當身為節度使以已餘食人焉能啖人頷下物乎其志氣之亢如此壬辰牧使權慄求能以狀達行在者莫有應忠信奮請行時年十七賊兵滿道忠信獨身扶劍達行朝李鰲城謂曰此兒遠來無所投止其舍諸我因授之史書忠信警悟絶人文義日進公愛如父子秋登行朝武科 上語鰲城曰卿嘗謂忠信才今出身矣其以來見及見 上奬之曰年尚少稍長可大用忠信為人短少目如曙星美容姿有辨莫過好氣善料事多懸中討平李适策封錦南君 昆侖集

嘗入虜中與諸酋言酋曰爾國每謂我賊何也答曰爾曹有盗天下心非賊而何諸酋大笑歸而語人曰是虜將為天下患何但我國憂也 上同

嘗上書曰虜之丁卯受盟非吾能制其命特其意規犯皇朝擘如逐麋

之狗不狼顧耳彼既無畏苟不治兵秣馬震驚皇朝古不帖伏遼左以送餘年此東國之憂也（同上）

鄭錦南生地甚微而性亢於諸名流加以平敵之禮由是得驕名公常字踈而友之或謂鄭忠信之驕妄公輩之過也公笑曰忠信長處正在驕妄使忠信無此何足取耶（崔遲川遺事）

丙子夏病甚 上命醫救之月致食物醫言當用人參數斤重於續請 上曰可療此人竭國力無惜況數斤人參乎及卒命中官護喪櫬以御袍令有司禮葬（鄭將軍傳）

丙子春訛言倭寇至忠信曰倭人召之不來國之大憂乃北虜耳及廷議送使告絶忠信方困卧聞之太息曰國之存亡決於今歲矣是歲十二月虜果大入（同上）

病

○公與豐川府使朴崇臣被執至賊陣适與明璉據胡床謂曰吾貸汝

命汝敢不從公與朴大聲曰吾不從汝〻其速殺兵多者叛逆勢弱者降賊臣子道耶汝以武夫受國厚恩副元帥府院君於汝不足耶何故叛也明璉厲聲曰汝身爲俘虜敢爾唐突乎公又大聲曰明璉文化水軍位至巡邊於汝極矣敢負國乎我以世祿之臣忍拜逆豎乎賊斷右臂朴公瞋目大聲曰适賊旣負國恩又殺義士耶适不甚怒而李守白奇益獻與明璉力請殺之至遇害而怒罵不絕口 浦渚集尹逵俊墓碣

○李适至猪灘李重老朴榮臣李德符等戰敗張玉城召諸將計事皆以爲憂余曰适頷下有懸肉此乃狼跋其胡之相終必狼狽就戮玉城大喜曰适之頷肉武班輩常以爲燕頷虎頭封侯之相令聞公言果是狼胡進退必維谷以余言勉勵諸將送之諸將皆喜而去 荷潭錄

○李适叛報至吳校理翻以焦易筮之得蹇之晉繇曰避山東走反入禍口制於爪牙骨爲灰土其後适兵敗由水口門出走到利川爲其下

奇益獻李守白等所斬竟與焦辭沓合奇哉 愚伏集

○沈先世以幕僚從李适為适所欺甚相得既歸李适平問関西事沈曰适言韓明璉有異志李曰吾聞适有異志沈飛報於适〻以病疏辭而盛誇其修整器械訓鍊士卒虜来可禦之状而末曰身病如此恐不能終始盡瘁以報聖恩已露其不臣之心朝廷不覔可歎慨也及适反先世在嶺南聞之恐朝廷論其飛報之罪疽發背道死可為不知人者之戒 荷潭録

○金元亮深信适父子适見告以百口保之及适叛書至自點以承旨啓囚之公裂衣咋指以血草疏畧曰臣無有知識認賊為忠敢保其無他遂成誣罔而臣之本心則證在天日矣盖适即臣異姓近屬也其平日立論處身一如士夫而其子栴自少出入臣家受小學家禮等書又尊師一時先生長者又自以年少未學不願仕祿臣以此許可不料其

詐爲欺罔至於此極也當鄭爕之發告也臣以爲爕乃廢朝勳戚之家臣則逆乃與之同謀似不近似故終不致疑令以逆臣之族以致 聖主之疑惑臣雖入地亦不瞑目然竟不得上 大駕將南幸問於判義禁金瑬曰見告諸囚將盡誅乎金元亮何以處之瑬未及對自點遽曰不可留以遺賊以爲用也遂遣所親斬於獄中其未死也李更生謂自點曰金某賢士也人將謂公何自點大言曰殺士之罪吾自當之沙溪嘗曰金某固有取死之道其心則何疑焉謂自點曰汝以某嘗求西倅爲薦一疑端然某嘗求茂朱是亦可疑耶蓋公見人厭避西任慨然而嘗請爲寧邊倅也 金元亮墓表

○甲子逆變 大駕南巡中外洶洶甫瞻餘黨多欲內應而搢紳配在梁山結武士及降倭有叵測之形公先斬後聞計出於逆折姦萌而賊平之後以擅殺見罷 名臣錄閔聖徽傳

癸亥反正權縉以光海幸臣亂梁山李适之變統制使具仁垕右兵使
申景裕領兵赴難慮縉爲适應密言于監司閔聖徽使殺之聖徽不敢
違遣清道郡守鄭慶業斬縉〻臨死曰必非朝命我不合死而事已至
此無可奈何适既誅朝廷下聖徽獄鞫其矯殺宰臣之罪功臣等皆力
救之 上亦以事雖妄作心則爲國只命削奪屛數月咸鏡監司權盼
見遞功臣等以爲非才如聖徽者難以鎭北方欲以代盼申相欽曰國
勢不固將來之無亂不可知北方是士大夫竄謫之地不幸有難而聖
徽爲監司擅殺士大夫如權縉則國不可爲矣功臣之議遂阻 荷潭録
縉登第急於進取附會李山海等取顯仕見洪汝諄勢重於山海遂附
于汝諄〻〻敗又附柳永慶履歷清班不盡其欲則又與睦長欽相結
自稱士類光海時壬子獄起以刑房承旨治獄迎合主意遂得寵於光
海數歲超拜兵判反正日大恐及禍請斬叅判朴鼎吉爲諂附功臣之

訐昌吉雖罪當誅人皆疾繒之反覆無狀其見殺于聖徽亦自取之也同上

○李适亂後大事初定人心不固機詧甚盛張晚與靖社功臣議使南以興若自為異謀者以探可疑之人朴弘耉兄子允章信之以其謀告以興使金仁沈逆民發之遂逮捕弘耉及允章兄成章鞫之允章成章就服遂誅之賜弘耉死同上

廟堂通諭文畧曰光海嗣位悖亂無道其綱常罪惡固不容於覆載而荒淫之樂貨賄之集刑罰之淫土木之繁聚歛之暴惟日不足人倫既滅民生困極宗社危如累卵幸而我 殿下糾合義旅遂行誅討奉慈殿於幽囚之中復正位号其助桀為虐之輩各以輕重論罪凡賢人君子為奸凶所斥逐者悉皆召還暴政苛歛一皆停罷此我 殿下大有功於宗社者也奈何反正以來逆變相継前年七月逆賊柳淌等結約之書被告名在書中者幾四十人奇自獻其首也而其中柳夢寅逆

亾被捉掬掠不多一〻自服其所為謀至供其所為詩言欲為廢王復
讎至於八月李德男告金德元朱大允等皆一〻招服十月黃睍李有
林等設謀發覺窮問取服頗得其黨與鞫治又有凶撒遍投都監將官
家其言極凶令年正月文晦李佑採知逆謀以告奇自獻全有亨等已
就獄而李适韓明璉殺都事起兵叛盖尹仁發諸賊之腹心也自前年
五月乘夜訪文晦告以謀盖以文晦之父被誅意其必怨國故也文晦
佯許同謀資以財貨而陰告擧義諸人以其往復書札示亂義人其間
有漏通者仁發覺其事泄詐為盜所殺有死人在利阜峴剝其面衣仁
發衣仁發馬鞍在其屍傍仁發妻痛哭取其屍斂葬行喪祥原進士崔
德文自賊中逃來都元帥陣中言尹敬立妾子僧人尹仁發常在賊适
寢房內元帥啓聞至始知仁發之死乃詐也仁發孫仁孫之招曰吾兄
詐死逃去李栴教之也鞍峴之戰斬一僧人頭曾在寧邊知仁發面目

者見之皆言是仁發也告者及賊招云凶擻乃奇自献柳夢寅所作也
适賊既平之後凶徒宜少戢矣而秋間凶擻尤極凶悖逎者朴弘耇等
逆謀發覺是何凶謀之作相續不絕如此也蓋前後諸賊之招及凶擻
所言同然曰廢主當奉還是以廢主爲無罪不當廢而廢也又曰今之
反正非正也所謂反正者大臣率百官聲旧主之罪而廢之擇而迎立乃
正也今則自將擊之而立此豈正乎又曰非先王親子非當立者也又
曰夜間擊之非正也又曰焚王宮非正也其所推戴者皆指仁城前後
諸賊之爲言不過如是夫光海罪大惡極不可容於宇宙我 殿下應
天順人名正言順有大功於宗社爲有人心孰不知之爲此言者自痛
失勢乃謀作亂圖取富貴托此而爲辭耳此說初出於凶人爲亂之計
而或至轉相傳說故玆痛辨之夫 宣宗大王進藥飯而暴薨國內之
人誰不聞之此千古之極惡大罪當初亂義諸人識見未明過於忠厚

不忍暴此大悪　慈殿教中外書及奏聞天朝之辞皆諱此而不言使
討罪大義不明於天下為識者之恨也金尚宮經事　先王殺後宮經
侍帷幄者十有餘人廢　慈殿錮之別宮困辱百端將弑者數矣殺同
母兄及大君八歳兒此等罪悪皆國人所共知其可掩覆乎桀紂有此
乎昌邑有此乎燕山有此乎自古人君可以比此者惟煬帝為然而廢
母殺母煬帝所無其荒淫貪黷殘虐百姓則比於燕山時又百倍矣今
賊徒乃以光海為無罪雖欲欺人一世之人其可欺乎孟子曰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又曰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況光海之罪悪非止於
紂也非獨危社稷也禮曰臣殺其君子殺其父凡在官者殺無赦王氏
註之曰惟父有此罪則子不得殺然則若弟之於兄姪之於叔臣之於
君皆當用此法也今此反正之舉所以討罪悪也所以正倫紀也所以
扶宗社也合於聖賢之法如青天白日無毫髮可疑凶逆之徒乃以光

海為無罪以反正為不正豈非可痛之甚乎其謂必大臣廢立乃為正
自將擊之非正者拯為無理當時大臣皆光海逢惡之佞臣撥亂反正
之亂其可望於此輩乎與其宗社覆亡局若　先王親孫起而正之以
延宗社乎光海罪惡浮於桀紂楊廣雖異姓之人伐而代之夫孰曰不
可幸而撥亂之亂出於　先王之孫此宗宗社之福也自湯武以來討
亂救世之君誰不自將乎至於乘夜擊之焚王宮為非之說尤為可笑
唐玄宗夜二鼓率衛士入宮未明而定我國三大將反正亦乘夜入國
豈聞有以此非玄宗及三大將者乎宮殿之火炬火著於户間回而起
爇耳非焚之也雖使焚之以濟事此豈可非者乎漢兵誅王莽亦縱火
擊之賊徒此等之語雖兒童之見苟無私欲之蔽而平心觀之則豈有
聽信之理乎當光海悖亂之極國家之危亡迫在朝夕當是時王子王
孫非不多也皆莫能有匡復之志獨我　殿下慨然發憤起而正之討

悪逆明人倫救民生安社稷扶天下之大義成萬世之大功承　母妃之命嗣　先王之位其名義之正何以加玆宋王成器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乱則先有功温公以為此萬世不易之論也然則雖有嫡長當立者於　殿下如是之大功則不敢干焉况諸王子皆非當立者也昔昭帝之崩廣陵王胥武帝子昭帝兄也霍光不用而立昌邑王賀〻〻者武帝孫也昌邑之廢霍光又不用廣陵王而立宣帝〻〻武帝曽孫也然天下萬世豈聞有以宣帝之立為不正者乎國人咸喜光海之廢而欲光海之復位者非乱賊之黨乎其欲推戴仁城不知又何據也盖賊徒之意以仁城曽有人望以推戴仁城為名則人必從之夫仁城之不賢明矣光海在東宮時亦頗有善名虚言之不可信如此仁城以河仁俊請　慈殿之疏為草野公論而請從之以仁城為怵袱也則泛然随衆請廢自足以免禍乃必欲殺之則其残暴之性恐所不忍可知

也夫仁城不以　慈殿爲母也則是不以　先王爲父也以　慈殿爲
母也則子欲殺母非天下之大逆乎雖曰求免己禍而然殺人以自免
賢者猶不可忍況殺母以自免乎此仁城之大惡不可容於覆載者也
賊徒必欲擁立此大逆之人是誠何心哉文晦之告謂尹仁發夜半入
仁城宮私語賊招又謂凶檄所踏之印在仁城宮又謂仁城微服會奇
自獻又謂以千金與李時言募兵仁城之與謀明矣然則仁城者今之
臣子所必討也傳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光海之自絶於天久矣賊徒
欲力勝天意其能成乎仁城之罪悖逆人理天所不與凶徒推戴之謀
相次發覺李适以素鍊之兵至入京城一戰覆敗天之不助亂人亦明
矣适賊之後又有弘耉安知此後不更有陰謀如弘耉者乎如更有之
其誣謗之辭必更用前日賊徒之言其愚人暗於逆順爲所誑惑相連
入刑禍則豈不可哀之甚乎今此所鞫賊徒之說頗甚明白中外覽者

苟平心答之則女皆曉然於心矣中外大小人員其各知悉

○廢人之為儲嗣始既以不當得而得久而知　先王之不已足也危懼日甚陰懷忍心及　先王晩年益知畜生之不足付大事易亂之意已決女人伺其隙而搆之當　先王宿疾初瘳萬民顒望而不諱之説遽出於片刻則中外之人已不能無疑即有茶飯之説行於閭巷　先王之大漸也醫臣成浹承命入診入已無及而色候與無冤錄遇毒條無不合者浹出而語諸所親由是士類頗有聞之者稍々決去至有以入其國門為恥者癸丑之獄爾瞻構成之者也所謂羊甲之檄亦爾瞻等作也首以弑父為辭爾瞻於廢人凶逆之謀宜無不與知者則於此豈不知而云乎當時宮人宦寺之被殺者臨死放言有及弑逆之事者外間所聞雖不了々亦頗有云々者矣又聞有一被栲者欲有所言既已發端而撃其口使不得言此與掩張衡之口而撃之者何以異哉前後

事狀大類揚廣而事證則比之尤較然矣 亮谷集擬請復晉疏

宣廟素多疾昇遐時曰東宮進藥飯屢擧數匙而疾遂革中外喧傳中毒而薨成斯文浹以仗醫入侍玉體青黑異常出而謂人曰外議不虛也聞其語者如趙浦渚翼權晩晦得己皆終光海世不仕蓋亦以此逮予反正元原平斗杓李咸陵澥將聯名上疏致討咸陵之姪義吉製其疏令在集中然終不上未知其故余問於原平答曰初頭新豊所製

王大妣下教外又有諺書下教據摭光海罪狀無徵不擧而獨無藥飯中毒語至是諸議僉曰此大事也其時所聞雖如此今以諺教挨之恐難輕擧遂止焉然浦渚通諭文疏此一段甚明未知何者爲是也 南溪集

謹按弑逆是何等罪而反正之初置而不問何也藥飯之說固已喧傳中外又有成浹之言則殆甚於燭下之疑而 大妣下教中雖無藥飯中毒之語既謂之弑君則藥飯有無自是註脚而初不盤問又

何知藥飯之無事也嘗以宣廟末年爾瞻等不肯赴謫者而觀之則渠何知 宣廟之非久陟方將有召命而偃然不赴逗遛近畿牙想必有陰訌凶逆之事故有此顧望之意也況爾瞻所撰羊甲之檄已以弑君爲言則是所謂春雉自鳴者也光海之與聞雖未可知爾瞻之行詐弑逆明若觀火而反正諸臣不知沐浴之義乃於肅清之日任誅爾瞻終不能正其弑逆之罪可勝痛哉且使光海雖無與聞之跡藥飯既自東宮則張敎悪得無罪律以春秋終難免不嘗藥之誅矣爾瞻雖死其時宮人必有存者嚴加究覈可得其情何可謂之難於輕忽而終不復君父之讐也責之以反境不討恐無以自解也

○李仁居者樞之孫也光海時自京挈家寓於横城力耕而自給爲人戇愚不與人往来令上反正士論以爲仁居知世乱隱居奬其賢超拜六品職仁居亦以隱者自處見人推許自高其才世上無難事見靖社

勲臣當國所為不厭人心遂有不測意柳孝立希奮之兄子也謫堤川
與大北餘孽之網漏者密謀復光海仁居相通往來丁卯冬仁居見監
司崔睍㧪詆當國者之罪言辭甚悖睍以為狂瞶憤時之言不以聞數
日仁居率十餘人詣橫城縣倡言起兵其意渠若發言則人必影從也
縣監李擢男棄縣而逃往原州〻〻牧使洪霽即令數十人馳往仁居
獨坐縣館其徒皆亡去霽縛送京師菹斬于市　上諉于相臣申欽等
命錄霽功臺諫言仁居言辭悖亂而已無發兵之事洪霽無功可錄語
侵大臣欽大怒上疏辭職以霽為忠勇無比　上從欽言賜洪霽等勲
曰昭武孝立遣其子及黨入京締結宦官宮女約以戊辰正月四日夜
舉兵犯闕許逌與其謀逌許禍之從子也禍知之馳書于洪瑞鳳崔睍
以不發仁居之罪繫禁府〻〻羅卒密言于睍子山輝曰今日監司當出
獄山輝問其由羅卒以孝立謀言之山輝大驚急往言于沈命世洪瑞

鳳命世等以聞是四日夕也朝廷大駭領相申欽在備局聞之謂人曰事急矣差之一刻則乱已作而不可及須先捕後聞可也即招捕盜大将分兵逮捕而金吾郎四出盖賊黨或先入城匿跡或已渡漢江皆畏持兵兇期日暮伲闕又發都監兵伏于三門外以俟許逌等載兵兇乘夜入來皆被捉孝立及其從弟斗立就服而斬録許禑等功賜勲券曰寧社瑞鳳山輝皆與焉荷潭録李延平行状合録

○仁城君珙 宣廟苐五子也廢母収議時珙力贊廢論以媚光海反正後収議庭請之人輕重論罪 上以珙至親特貸之時國事初定人心危疑有李有林者謀變事覺供稱将以珙為推戴 上命勿問公諫曰五倫之中君親居先人而不知有君親在法殺無赦珙之於 太妃義則君臣親則母子以臣子而請弒君母為倫紀之罪人而今又為凶賊之奇貨 殿下曲為全貸非所以為宗社計也 上下教曰李貴之

劄極駭豈知此人不知予心哉如或更呈如此之疏勿爲捧入 延平行狀

始适獄之起上變者及其黨與引服者皆以珙爲言公以爲珙之與賊通謀雖未能明知而危疑之際屢出賊口乃上劄曰珙旣負廢母之罪不可以至親而貸之且以頃日獄招言之托以科業居接隣家與仁城昏夜相從云者尹仁發之所以言於文晦者也光海之築宮於仁王山下是即仁城爲王之兆云者鄭邦說之言於李祐也亂事之後擁立仁城等二子云者韓泝之言於金光煒也設令珙不知豈可不思究機處變之道乎不幸而變出意外大必用甲兵小必用刀鋸豈所以存全之道乎答曰劄辭驚駭卿何以每出如此之言使予心不安乎 上同

朴弘耉諸子之供又引珙爲推戴於是三司交章請罷大臣亦率二品以上會賓廳陳啓 上皆不從仍下悲惻之教右相申欽欲退去公怒有言申相上劄辭退 上下教曰大臣居百僚之上李貴乃於稠人公

會之中叱辱相臣無復忌憚此豈寡昧終始保全功臣之志乎同上
先是李仁居之獄有金裕者供招敎真王等語 上恐累及王子特命
勿問及孝立之招又有珙密奉 慈旨誘聚凶徒等語 慈殿聞之大驚
下敎鞫廳使之蔽鞫得情鞫廳白上 上焚其供公上劄曰珙曾爲廢母收
叙自知得罪倫紀不容人世乃敢矯誣 慈殿假托密旨以爲嘯聚凶
徒之計其情不難知也所當窮問凶狀使國人洞知 慈殿受誣之由
然後 慈殿之心乃安矣今乃不問而焚之恐失爲 慈殿卞誣之道也
初 上起公過慮朝臣亦多與公爲異及是始服公先見同上
癸亥反正後李聖求敏求附托西人黃床以西人附托南論其時仁城
君珙當殺云者諸功臣西人之意不當殺云者南人主之而愚伏一隊
草野公論深懲於光海我殺同氣之事以活仁城爲清論黃床亦附愚
伏之意李烓有詩曰鯤鵬南去滄溟濶兎馬西來月窟空云云晦隱集

○南以恭在　宣廟朝久處權要及癸丑之變以非罪被謫金瑬在銓曺務爲調停之論仍推轂以恭後輩多不悅以恭拜大憲玉堂論其不合左相金瑬指少年名五六人爲朋黨以老西少西之說白于上〻震怒貶逐朴炡俞百曾羅萬甲三學士于外吏判張維亦以救護萬甲特除羅州牧使大臣政院三司爭之皆不聽崔遲川上劄曰南以恭雖曰柳朴所親癸丑以後與主張廢論者作爲仇敵乃以指嗾李元翼爲罪名至於竄謫屢年壬戌冬間又有救護士類之功而且其爲人閱事旣久計慮甚長宲有可取處向日之懲乃平日不能擇交之致不可深非之也况當萬化更新滌瑕蕩垢之日無論彼此拔其尤者與之共謀國事以示朝廷曠蕩之意者未必非收拾人心之一助故臣在銓曹時欲擬清望而僚議難之臣見金瑬爲言此意求得一言之助而瑬之所答似不甚快及瑬秉銓先發此言臣遂同席贊助始擬清望而爲年少輩

所不容將有重論臣緩辭救解幾得停止會有激之者其論遂發大生
風波學士三人一時補外臣於其時捨以恭救三臣者非臣所見之變
於前者也三臣之論以恭者亦不無執言之端獨限其徒守一切之論
而不能深達朝廷用人之大体也先輩年考既高閱歷已多故其論常
主於寬恕後輩血氣方強明銳自勵故其說常主於清峻寬恕者或流
於清勝清峻者或有流於過激二者所尚之相反自昔然矣臣幼少時竊
見一隊士友中黃愼鄭曄吳允謙諸人以伩學行誼為前輩所重金瑬
洪瑞鳳金尚憲諸人以清名華聞為後輩所推而論事之際緩急不同
譏評前輩之言蓋亦多矣而前輩處之怡然終不介意此所以全交之
道也歲月侵尋人事漸變昔之後輩反為今日之前輩而又將前日清
峻之論讓與一代年少而自居於受人譏評之地互換之道正好一笑
何用相呶呶為也是則前輩寬恕之道獨及於不能無瑕點之若干人

而不及於一時持清議之人也何以異於惡舟之傾而移左以就右者
乎云云未幾三學士及張谿谷並蒙恩召 遲川集
○自今年春後金瑬李貴兩家氣色不佳臣不欲往來兩間不到李貴
之門者久矣夏間臣偶歷李時白之家李貴先到其處而其日適有政
李貴授示一紙政目乃李景稷諫長之望也貴曰大罵景稷遂及銓相
至以榻前陳達為言臣曰鳴吉之不欲往來於公家者恐有如許事也
不幸今日又聞此言因辭出翌日移書時白使之力止景稷是臣儕輩
中人平生心跡臣亦粗知景稷少有才名交遊士類居家事親頗有可
觀而負才使氣此其病處癸丑獄成之後賊臣爾瞻得春秋哀姜之事將
將欲證成廢論而未敢發之於人也景稷與爾瞻素有連家之分一日
往見於其家爾瞻邀入書室接話其婚朴自興自外而入見兩人對坐起
於密語兼挾私憾造言傳播景稷以此得謗甚多及廷請時景稷終

始不豢幾陷大禍人始知景稷本情而餘謗猶未盡消反正之後一時儕類無不通顯而獨不及於景稷者亦以此也頃日諫長之擬旣被李貴嗔罵年少輩亦有間〻竊議者矣盖景稷旣有可觀之行而書室私語豢證未明迭請立異事迹有據不可以難明之過掩其有據之善前輩之論儘有所見雖無酬酢濟論之事而足及權奸之門終未免瓜下納屨之嫌則後輩之不欲輕許淸望亦出於公心不可以此而遽罪後輩也遲川集

○辛未李方叔名義吉服旣闋以其堂叔妻咀呪事乔狀復啓衆謗方與云谷日錄

咸陵君家獄事新推官安獻徵下去輙為翻獄咸陵上來擊錚訴冤被因自上見其原情傳曰李澥放送訊處趙啓遠等所犯俱極可駭拿鞫定罪上同

方叔家獄事〻干等到王獄閉口而死申淑女已放釋臺官啓請元告等反坐云〻同上

咸陵方淑諸人方被囚禁府廷臣必欲用反坐之律原平兄弟貽書于行遠兄弟其意欲使余上疏救解先生命代草疏辭蓋先生潛治欲上章以救之也後見郎報爲咸陵申救上疏者不獨金恭叔而李子薰亦爲之矣同上

頃年李澥守喪湖西時人士之往來湖西者多稱澥與其侄義吉居喪執禮無異古人今夏間澥以一紙書及各人呈官文字投示於臣再三諦觀淑女悖惡之行不一而足謂咀呪一事未甚分明所可恠者無頭兒屍決非無端在家之物而其謂以此咀呪於李效元之家仍致其死云者則事迹無可據求其狀之端只是積疑所疑澥之心雖深知其必然而無疑者而莫重之獄非可以臆決而處之疑狀之後獄不得其

情則將何以處其身乎以澥義吉之談經術知義理而慮不及此者何
也私心甚以為疑繙而思之處此之道誠有未易言者盖父母之詈人
子之所不共天當初不為致疑則已既已致疑於殺其父而慮其獄之
不成將為身累而掩置不介則是愛身而忘其親也必非仁人孝子之
所忍為也况淑女之悖行如此淑女之得罪於夫家如此淑女之致憾
於舅兄如此而諸人之病多涉怔疾淑女之家又有可疑之物而一家
族親與婢僕輩皆窃言淑女綢繆之狀曰某人之死乃淑女咀呪之致
為李澥之道其可聽若不聞而已乎臣於是始有以知李澥之心也獄
書上聞推官下去而事干之言反覆難信 聖上憐復詈之至情慮按
獄之失當特致王獄三省推問明慎之意於斯至矣而獄情未得事干
連斃捉以獄体更無可加而全官反坐之請乃是王法之常則為李澥
者固已死無遺憾矣但念為父復詈人子至情春秋之義炳如日星雖使

李澥身刺刃於淑女猶當在議之域中況具由作狀告官推治其所處置亦甚從容殺人之殺其父而告官請案情理之所必至請案而事無其冤則無寧身受其咎澥之自處固當如此而朝家處置不可不原其情而議其罪令若加之以反坐之律則是閉人子復讐之路也凡反坐之法蓋曰告者或出於爭財或出於報怨或出於希賞其情惡而其漸不可長故告者無冤則施以反坐而痛絕之非為父復讐如李澥者之謂也況李澥之致殺淑女專在於兒尸一款而兒尸之在其家淑女亦不得諱如云犬齧奚獨無頭若曰陰產須有看證雖非咀呪必有所深鉤廣引真狀可得罪淑女在此兒淑女在此豈非此獄之肯綮而推官不敢究竟其事者特以按獄之体不合加刑於無事干之正犯故身此事既不究竟則何以知淑女之為冤而李澥之為誣乎指為殺獄而置之固可也認為誣案而罪其元告則澥必有辭 遲川疏

癸酉咸陵以復讐事又為上言議于大臣啓以淑女决杖定配 上荅曰大臣之意如此姑置之云云 治谷日記

夜震仁政殿八面窓户均有破毁處命召大臣六卿三司長官各陳所見前右相金尚容以申淑女中外捕究為言玉堂亦陳劄言及淑女事令日先放仁城三子權濤申淑女故咸陵輩因極將又擊錚云 同上

咸陵既已擊錚被囚而禁府推諉久不坐起自 上临而問之始為開坐咸陵得為原情判府內除刑推放送後議處 同上

李漸自鄉來今又擊錚云禁府回啓曰淑女既已分棟置之何如云云荅曰咀呪又有掘得之事更為議處可也 同上

咸陵事禁府以議大臣回啓領相之議請依前領相吳允謙議施行荅曰依此議施行其議盖謂弑逆難明欲以不孝不順已著之罪罪也 同上

淑女自縊死盖其得釋而徵事又始推官亦有陳劄者恐被更囚故也

禁府請用得罪舅家之律曰　上無介落云矣上同

成陵君李澥遭父喪疑有咀呪目其堂舅之妻起獄數年未得端緒朝廷將遣官按问人皆規避莫肯當凡易數人卒歸公〻聞命即行昭其冤澥訟于朝　上命下公理核其獄於王府三省會鞫無驗竟不承而斃事遂已公被繫幾半年始得釋壬申被選玉堂　上教曰趙某猥忝録勿擬望大臣以下力爭　上怒曰令日入對專爲趙某地耶自此凡擬三司春坊　上率越公用其次丙子始除兵郎趙啓元行狀

○上之初即位即下所生父母屬號議定之命禮曹判書李廷龜副提學鄭經世等以爲　上以支孫繼祖統是與爲人後無異但以孫繼祖非如以侄繼叔之比父母之稱不可改也於是追尊元宗稱大院君仁獻王后稱啓運宮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其祭式依德興故事以　上爲綾原君俌主其祀時金長生朴知誡皆以仗臣被徵入京

而兩人所見又不同知識以爲旣稱父母而以爲主祀於禮有違喪必三年祭必自主朝廷指爲迎合譁然攻之知識遂棄官還鄉長生上疏以爲帝王繼統與凡庶不同雖古者以兄繼爲亦稱爲祖稱　主上稱考於宣廟稱伯叔父於所生方爲合禮　上下敎曰有祖而後有父有父而後有身長生之論亦不得行矣崔鳴吉疏曰禮論以來老師宿儒搜廣引而皆非今日的證獨禮紀葬以士祭以諸侯一章最爲襯着臣之從前所執只此數句話耳近見賓廳啓辭但就此一章拈出葬以士一款以爲爭執之地而至於祭以諸侯一款則全不理會是於聖人之訓得其半而失其半也今日之禮經傳無可證史籍無可據請倣光武故事建別廟以從祭以諸侯之禮 李延平行狀 崔遲川行狀合錄

潛冶朴公知械方主追崇廟儀學生許穆重加朴公仗罰延平李公責以聞　仁廟震怒命四館罰許穆公不亟奉行　上怒下之吏 趙珩墓碑

公於經筵啓曰朴知誠讀書林下行同古人而趙絅以參亞作之近聞四學校生削知誠校籍云尤可駭也　上甚怒特命停舉（延平行狀）

夫宗廟何為而設也為父祖曾高也凡所謂父所謂祖者皆主　殿下之身而言也則　殿下之宗廟為　殿下父祖曾高而設也以　殿下之父而不得入　殿下之宗廟天下有是理也哉（亮谷集）

潛寓（李公命俊號）曰余所見則朴持平（潛冶）議論甚是然余所不知禮以余尋常所見附會是事若得諂媚上意之名則雖死難雪其恥故不敢自是也朴持平則以山林隱士自抱至公無私之心所言有何嫌也然朴持平之疏一上則申右相諸人將欲以死力爭矣主上若聽許朴持平則如申右相諸恬退之人皆必引去其右之者必皆好進之輩其弊固不少也（冶谷日錄）

晝講時都承旨鄭經世曰頃者李義吉之疏其言極無理朴知誠之疏

雖有廟享之意而猶不敢公然言之李義吉乃其一家人云而其言如
此矣李廷龜曰私廟事廷議已定而朴知誠李義吉等疏相繼而李義吉之論
又甚於朴大槩朴知誠亦讀書人非必有迎合諂佞之意而然似是獨學故其
於疏禮識未透見未到耳金長生以為人後者為之子雖以叔繼姪以兄繼弟
當為父子云此則但以宗統為重而臣等之意倫序之不可闕亦重矣然金
長生之意亦深遠蓋慮偏重於私親則或有後日加隆之邪議也到今見
朴知誠等疏謂臣等曰防微若不斬絶則必有如此邪論希恩固寵者相
繼而起不聽吾言今果如何云臣等之意豈可為後日防微而先為過中之
禮也明時之人有言曰漢宣帝若陞一等而考昭帝則必將降一等而兄史
皇孫其辨釋極分明矣朴知誠則以為稱考則必行斬衰衰則祭祀之礼
亦不可不致隆李義吉疏則曰　殿下宗廟為　殿下高曾祖禰而設也其
言極為無理朴知誠不能博考禮意惟以所生之恩為重以為必當稱考

既稱考則不可不行三年之喪云具考察甚不詳矣月沙集

仁祖朝諸臣力爭追崇之不可 上曰諸臣何以並生親推恩乎自是遂停生親之追贈晦隱集

癸亥私廟屬號傳考前例啓 鄭經世○漢宣帝悼考悼妃光武四親廟宋濮王稱親凡三事程子胡氏諸論

私親廟議禮啓辭 李廷龜○大意正統固不可紊天倫亦不可闕當稱考而不稱皇稱子而不稱孝別立支子以主祀之典一依德與故事且以程子為不考字而非皇字

論私親之祭時祝文屬號疏 金長生○大意以春秋躋僖公及三傳臣子一例之說及綱目漢宣帝尊所生為皇考下范氏程子之說為批且下李廷龜程子不非考字之非當依程子說稱叔父稱侄而不稱考

告祭前一日攝前啓辭 李廷龜○大意全長生初欲稱考或欲稱叔終乃動於程子論漢宣帝失礼之議有此別論殊不知 殿下為宣廟之子則定遠於 殿下當為兄弟何得伯叔既不得以所生為父而於所後又無稱考之地則天倫闕矣決不可為

弘文館八條疏 鄭經世○其重宗統条大意以礼官稱考而不稱皇稱子而不稱孝為是又以司馬公漢宣帝尊其父為皇皇考不能尊其祖為皇祖呂公著無兩考之嫌二者為證又論全長生稱為伯父之非又論宣帝稱悼考時先儒未有貶議其後稱皇考然後范鎮程子皆識其失礼

甲子論稱廟疏 朴知識○大意以仪礼為之父母君服斬臣從服碁之說及近思錄諸侯奪宗論

語集註衛輒稱祖諸說為拟當立私親為禰廟喪三年百官從服

私廟典禮啓辭

李廷龜○大意下朴知識引仪礼之錯又言漢宣帝稱悼考時先仪未有貶議至稱皇考立寢園不置後〻程子於論濮議時引此以為失礼非以稱考為非又言當以仪礼所謂為人後者為所生父母降服朞條為折服可降而名不可齊此說皆與鄭經世議定

與朝中親舊書

金長生○大意謂朴疏所引仪礼疏乃指結体之子或早卒或瘵疾者而非如今日 主上所遭又諸侯棄宗如漢黹曹之類又衛輒稱祖孔子之罪輒以不父其父非柰以稱祖為非若如朴疏漢宣帝之禰昭亦如衛輒而程朱之論亦為誤耶

十月晝講

李廷龜○大意下朴及李貴之疏其說與沙溪長書大同少異又與鄭經世同時數奏大意亦同

典禮私議

張維○大意與李廷龜初議大統固不可紊天倫亦不可闕當稱考不追崇同

為人後為祖後辨

大意與私議同

進典禮問答劄

大意一引經傳諸說明追尊之非二引歷代史籍明帝王追崇之非三引礼經明繼世之君不可追尊之義四以祖宗陸迁之乖明追尊之非五言礼為人後為祖後雖似有異其不可尊私親而干祖統則同六以夫子無違之言明不可追尊之義七以歷代叔結侄結祖之事及春秋閔僖之傳明稱廟不闕之義八以天屬之親明廟可稱祖禰而名不可以為父子之義

乙丑與崔子謙書

鄭經世○大意下朴疏定遠非小宗及子之於父寧論合立與不合立之語

丙寅論典禮劄

崔鳴吉○大意 主上當為啓運宮三年喪又為喪主又建別廟

議喪禮劄

鄭經世○大意與六條一引礼經為人後者為父母條明入承大統之義二引父在為母條明杖朞之非三引為君之父母條明壓於宗統之義四引凡

喪父爲主明不可主喪之義五引天子七月而葬明孚葬之非六統論有所壓之義

讀鄭愚伏議禮劄 張維○大意以劄中不杖朞爲非若專用尊壓則當杖朞

戊辰論典禮劄 崔鳴吉○大意合祔之日削去續系傍題別建一廟以奉禰祭依飲圖号加以美称奏可則別製樂章則例命朝臣而四時薦享勿與宗廟同日以示差別

因崔鳴吉劄論典禮劄 趙翼○大意先下崔劄之非因以仮礼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降爲挩以爲超繼祖後亦在其中又爲族人後降其父母直繼祖後不降其父母則是重族人而不重其祖又無禰廟者漢宣是已亦无從祖則可親祖則不可之理

再劄 大意引爲人後者爲父母報及爲君之父母降以爲經傳之意已明雖以註疏言之亦不合被說又以漢宣事亦無禰廟程子范氏女以大統爲重故称位之國有不得避

啓運宮服制儀 大意與論典礼劄同又下衛輒禰祖與此不同之意未言以所生父爲伯叔父乃程子趙義之說當從歐陽公服可降而名不可設之說我国人亦称生父而降服称考而降服何害於義

辛未辭副提學劄第三第四 崔鳴吉○大意論別廟之義

○南溪集章陵追崇時臣僚章疏

李廷龜 鄭經世 全長生 朴知誠 張維 崔鳴吉 趙翼

稱禰 考 伯叔父 考 考 考 考 考

服喪 不杖朞 不杖朞 三年 杖朞 三年 不杖朞

廟享 續原主祀 續原主祀 祔廟 別廟 別廟 續原主祀

○謹按 仁祖反正之初君明臣直可謂盛矣以此爲大禮献議者前
前後反覆各盡其義未聞有承順導諛之諂則益見其賢矣大抵月沙
愚伏之意以正統固不可紊天倫亦不可闕爲主故稱号從考服喪從
不杖朞廟享從續原主祀是則然矣但不祭其一稱爲考則服不得
不爲三年廟不得不爲自主而其所裁定終歸於半上落下也沙溪之
意以春秋傳僖公父親閔公及范氏以小宗合大宗程子乱倫失礼之義
爲主故稱号從伯父叔父服喪從不杖朞廟享從續原主祀是則然矣
但不祭其既無稱考之地則所謂伯叔無所依附因致通考馬氏之
起而其所裁定終歸於猶有未盡者也潛冶之意以儀禮爲君之
父母期及近思錄諸侯奪宗論語不父其父稱其祖之義爲主故稱
号服喪廟享皆從父子之常禮是則然矣但不祭 仁 元宣三世雖

皆自爲直沙既已入承於大統公私事体決不可混合爲一之義而
其所裁定終歸於全失經禮之旨也谿谷之意以仁祖是爲祖後非
爲人後之義爲主而然猶謂其壓於宗統故称号從考服喪從杖朞
廟享從別廟是則其病殆與愚伏月沙而無異矣遲川之意初出於
谿谷而又加一層故稱号從考服喪從三年廟享從別廟是則其病
殆與潜冶而無異矣浦渚之意以服喪爲人後之意爲主盖亦近於
沙溪而獨以程子伯父叔父之論爲難用歐陽公不没父母之名
爲是故称号從考服喪從不杖朞廟享從綾原主祀是則其病又與
月沙愚伏無異矣總而論之月沙之設主於宗統潜冶之見主於父
子盖父子是親〻之仁也宗統是尊〻之行義也義之所在仁或有
不能自伸者如仪禮爲人後之制春秋躋僖公之文其理則然誠以
父子親〻之仁固爲三綱之首萬世不可易者而宗統尊〻之義宗

無父子君臣祖孫之道尤為莫重莫大之事矣尊宗統尊尊之義逆而難明父子親親之仁順而易見當時之禮亦與漢哀宋英不同故論者莫不以父子為重論説轇轕沓入同俗識課之域其勢又不得不然也恐當以其本名而稱之曰所生父自稱曰出繼子庶幾上無少紊正統之嫌而下無全缺天倫之議云云 南溪集

丁卯 元宗大王靈轝自楊州還葬章陵路由京城朝議以為私親之喪不可穿過都城欲由東門外作路而路狹山峻不便行喪議欲發民治路崔鳴吉上劄争之曰鑿山開路應費數萬役丁民怨必多且章陵雖未踐位乃君之父也避都城而從間道於理有違大臣亦覺其誤乃必議者又以經過宗廟為嫌議於入城後別從他路公又上劄争之曰士大夫喪柩皆從大路未聞以宗廟為嫌獨於大院君之喪避大路取斜徑此何禮也且 殿下親奉靈轝入城而 殿下由大路靈轝由斜

徃　殿下之心豈得安乎廷臣不㕘情禮徒以降殺為務臣竊惑焉
上即命礼官更議竟由大路而行 延平行狀 崔有海之使寧遠也漂到登州
與户部郎中宋猷頻徃来因問本國議禮得失宋為小説以贈之其言
曰余在東年與鮮使者甚驩細聞該國礼義彰天下且審國王　昭敬
王之孫張義奠邦而厥考䇿世不能如唐宗之尊父其茹痛固也　上
欲追孝下守經常擇執中宜信曠古之徽也然以余揆之豈無義起之禮
天無二日人無二尊既為人後又隆所生則是二本也二本而不知嫌則如不
義何若無所後父子大倫天地定位不叙昭穆如非禮何持重大宗者
降於小宗以義掩恩也國君取支子入承大統則義重君臣不敢以私
恩躋大宗也若無愛國之恩而身懋鴻烈直紹祖統則尊父承祖乃所
以尊祖叙倫非徇私情倚也有海還朝見朝議方峻匿不出久之私示
南陽君洪振道以示公〻陳劄猷之劄入上以有海不即啓知特命罷

戕於是朝議譁然以有海敢以朝家莫重之事私自問難於華人論以削去仕版公上劄救之荅曰今觀宋户部論禮之文可謂不謀而同此事未之千古絶無其儔而或以追崇為言則怒目相對恣意排擊兩司之論劾崔有海亦有深情予寔薄其為人也噫欲尊父母人子常情而人皆憤怒慢語蜂起則是欲尊而反貽辱也天朝公論雖如此予不敢靦然開口云云後又教曰今日之事無二本之嫌有昭穆未備之欠且與古事不侔奏請于天朝以俟上國裁處政院封還 上下教曰天朝不許則予亦無憾於是兩司合啓爭之 上曰旣非為人後則追崇所生其於礼義少無不可而九年論難一向不悟排擊異已有同私讐今日國習可謂異哉尊父叙倫礼所當然禀命天朝義不可廢大臣率二品以上會賓廳爭之 上荅崔鳴吉之劄曰今之廷臣皆曰識礼而平生讀書以仗自知者不知父母之不可無朋友在喪無論親踈皆往一

哭而啓運宮之喪百官不爲會哭彼昏塞好勝之徒終無改悟之理故
欲爲奏聞天朝以定是非云云（同上）
時兩司爭　元宗入廟公以爲封典既完廟號既上名位定矣豈有受
命天子而不入廟者乎反正十二年間民生之倒懸人心之难叛綱紀之
掃地君父之被辱危亡之端固非一二而未見有一人進一言今此入
廟非存亡所關而以力爭不避爲人臣大節視若國家將亡者然未見
其可也（俞杞平伯曾謚狀）
癸亥反正戊申以後貶謫之人皆放叙時余謫在寧海李叅判命俊沈
叅判誥謫在盈德聞報即約會于境上爲叙別而歸也李公曰天命重新
萬物皆覩未知何者爲今日大事也余曰定遠君追崇也李曰　主上
以旁支入承大統安可追崇私親余曰是大不然漢宣入繼昭帝而不
追尊史皇孫者孝昭未嘗以史皇孫爲子宣帝安敢以己之責以其父

々他人乎令則異於是追遠乃宣廟之子也太廟不可闕禰位追尊追
遠則父子相承而太廟位備固合於禮也李曰公言是也李以掌令先
至京余以禮曹正郎繼至李来訪曰朝廷以追崇爲逢迎耶議亦之甚
雖不敢出口吾輩所見則宗合於礼也未久余訪張維金元亮亦在坐
曰李(朴)知誠言禮合追崇張力辨其不可余曰此論不出則固善今既出
早晩必行而後已也張曰何爲其然余曰第觀之一日崔領相鳴吉謂
余曰聞張之言公以爲追崇之議必行然否余曰然崔殊以爲不然金
沙溪長生以知禮名上疏請　主上禰　宣廟鄭愚伏經世時爲副學
上劄曰若禰　宣廟則以追遠爲凡大不合於禮於是依宣廟朝德興
君例尊追遠爲大院君王爲綾原君奉其祀乙丑冬崔相謂余曰傳考
古禮經令不可不追崇公言是也丙寅春崔相及李相聖求並来訪余
崔相言追崇合於礼李相言於禮則悖各執所見爭辨甚力不久啓運

宮昇遐 上命殮殯諸禮一依國喪大臣率卿宰與三司爭之不能得

崔相為副學以議不同不預其論辟遍朝議以崔為邪論自是不擬清

選金相瑬力主其論辛未夏崔相上劄請追崇享以別廟蓋猶畏憚時

議不敢盡其說也 上下其議領相吳允謙左相金瑬率卿宰與三司

爭之累日余以公事往吳相家吳相言及廷論余曰追崇之不合於禮

則吾所不能知漢唐以下帝王無不為者設令 上為之不過為覌過

知仁之舉也 上必欲為而朝廷固爭之則必示竄黜之威是欲使

上無知仁之過而反陷 上於大過失未知如何吳相曰聞公之言甚

豁然也頃之 上命遞金相而尹昉復為相壬申夏崔相又上劄復申

前請大臣三司又廷爭之 上怒竄司諫權濤于邊大臣不敢復言遂

尊大院君為元宗享于別廟遣洪寶李安訥等請命于天朝：：禮部

官曰恠汝國今日始有此請也即從之甲戌秋崔相又上劄請附太廟

時金相復為相又與尹昉及三司廷争之 上怒又遆金相竄至諫金光炫李尚質尹鳴殷于北塞黜大憲姜碩期大諫趙廷虎等于門外新大諫俞伯曾素主追崇之議李聖求為大憲竄 上意甚確乃変其所見排僚議與大諫同辭請祔太廟遂從之 荷潭録

余與崔鳴吉張維會于備局張攻崔追崇之議為邪論崔勃然作色曰我之追崇之議出於誰乎公言追崇合禮勸我上劄我從公言而為之以令思之公欲以我探試朝議而公乃反其説自附於朝議余笑謂張曰此言如何張面発赤曰我考禮未詳有此言今乃悟其非云云張之前後異論亦如此 同上

尹昉為相人言尹公必不能崖異於追崇之議以失 上意其後昉外隨朝論陽為廷争而内則陰主追崇李貴詆相臣不當廷争昉怡然余謂人曰吾今日始知尹相之量為大也羅萬甲曰此安得為量不過無

廉恥而然也余訪崔完城尹之孫垃時爲猷納與崔議定廷爭啓辭余笑謂崔曰公既主追崇則廷爭文字不可指揮也垃變色而起 同上

權丞旨濤心是追崇之論而恐爲一時淸議所訟壬申廷爭故峻其啓辭至於竄謫李相聖求素亦追崇之論而恐忤 上意甲戌祔廟巡變其說而竟取大拜未知孰爲得失 同上

公啓於經筵曰 殿下欲定大禮則須先召朴知誠引用所見明正之人然後是非可定也當此之時如洪瑞鳳者豈可爲銓長乎今之所謂士類者皆陷於無本之論不如盡黜此輩待議禮定後還爲收用亦未晩也又曰小臣若爲吏判則如朴知誠者布列朝廷何難於定此禮十月拜吏判持平吳竱論公銓長之除出於自請有曰天官冢宰爲任如何而人臣敢以私求人主敢以應求哉 上下敎曰李貴之自薦殆無虛月若因其自薦而應求則爲相亦已久矣何待九年設或應求切存

社稷職居一品置諸天官固無不可也以自薦爲非則何以到今始論以應求爲非則兵判時何不糾正也公劄辭曰臣非不知朝廷上禮讓爲重而言語煩雜之病得之天性爭是非於大臣則時肆詆罵不知大臣之爲重爭是非於君父則極言竭論不知君父之爲尊至於見大臣謀國之不臧則寧欲身當大臣之任見銓曹用人之不公則寧欲自居銓衡之地榻前自薦非止一再以此君上見輕同列笑侮臣非不知而狂症時作欲禁不得臣之宲無好爵之心國人之所共知也然臣旣宲有是言而除拜之命適出此時竱之致疑亦或然也執義金世濂等絀斥請罷之論　上荅曰論人罪狀必原本情李貴之自薦非止一再故聽之者不以爲疑言之者亦無干澤之心今爾又以其言爲有心不亦異乎吳竱素淸介而爲人執拗謂公榻前之言宲有意於求之也雖不悅公者亦以竱言爲非 延平行狀

○李貴字玉汝牛栗門人也辛酉拜平山府使引申平城爲中軍與完豊合謀擧事會有泄其謀者兩司請拿問光海疑不信只命罷職臺論猶不止公将待命鳴吉聞謀泄惧甚終夜不能安枕馳入京見公〻隱几而卧令婢子梳頭言笑自若鳴吉之心始少安矣同上

嘗啓於上曰老臣之言終未免上厭天心下起風浪請許歸田聖上尙不忘徽勞賜以歌童美女娛樂餘年云〻答曰歌童美女固國家優待之道然告君之辞亦不當如是也同上

臣聞殿下以李貴所爲恐有年少氣勝輩效之爲教云臣願殿下勿以此爲慮也臣有三子皆不能效臣所爲每當入侍輙戒臣多言况他人乎人情莫不欲利於已也今臣以妄言之故連被罪罰人将爲戒之不暇况肯效之乎同上

上引見元勲於春輝堂而不令承旨史官入叅東宮伏於左兩大君伏

於右 上親執酌以勸如家人禮 上命勳臣各陳所懷獨公所言縷
〻酒酣公進曰臣欲起舞惜無声楽 上曰雖無声楽亦何妨盖 上
特為謾語以戲公而公不悟強欲起舞而醉未能也 同上
、公疾轉篤朝日上窓作氣而起向日俯伏若拜跪者三傍人問曰令之
拜跪無乃永訣天顔之意耶公頷之已而命盡 上為擧哀声徹外庭
下教曰李貴才德俱高而未及卜相追贈領議政以表悲悔之意公以
元勳久未入相人多稱屈及下此教聞者莫不流涕 同上
○金長生字希元號沙溪繼輝之子生於戊申初從宋龜峯學又師李
文成公戊寅薦授叅奉壬子有陞叙之命癸丑獄起先生之庶弟二人
見逮考死論以大逆先生當連坐會有大臣言事得已初光海親問應
犀曰金某亦與知否應犀對曰金某賢者某等有謀猶恐其聞知也及
鄭浹對亦如前以故獲免癸亥反正即以掌令召官至叅判庚午卒享

年八十四門人持服者数百人會葬者数千人贈吏判書廟朝從享
文廟 沙溪諡狀

○鄭經世字景任号愚伏八歲讀小學未半文理自通學於西崖十六
遊鄉解兩試二十中進士二十四登文科壬辰募集村兵設伏斬捕中
賊矢墜崖母及弟皆被害召募兵粮復營討賊初鄭仁弘起鄉兵名
以義旅賊退猶擁以自衛殊有不戢之聞先生偶以所聞言諸李公貴
李公疏論仁弘罪將先生語證之仁弘大嗛至是為憲長捏出不近之
謗以劾之癸亥以副學召官至吏判癸酉卒年七十一東宮別遣宮官
致祭仍看葬令曰鄭賓客平生嗜禮徃母失礼配享道南書院 愚伏行狀

○元原平嘗稱其師潜冶曰平生為學必以四子為主謂易如淫声美
色入其中則必當終身故只読乾坤兩卦而止謂禮亦非專治則不能
致精凡到疑文変節必因徐公思遠問於鄭寒岡而行之其一以四子

為主之意蓋可見也至於行義之純篤古所未聞癸亥初余為吴光倅嘗歷謁焉所居之室既陋坐下只有一藁席當夜將寢脫衣直卧於其上時吾行中寢具頗盛已入置一邊而目見長者所為終宵悚然不敢解衣就寢潛冶勸令鋪設曰年少之人視我必傷去後聞潛冶當壬辰亂後喪其母葬不能備禮故平生自貶如是 南溪集

○公諱義吉字方叔号亮谷生於萬曆丙申甲子用薦者拜 敬陵恭奉以其上補廟疏異議者羣起而攻之遂棄官歸卒年三十八 亮谷墓碣

公天資剛毅德量宏厚濟以精詣不窮之識聞言者願解覿德者心悅由父兄師友以至宗黨無不思服初從潛冶學潛冶曰吾道有人矣 上同

家族衆盛而皆知愛敬信服雖嫂屬有仇怨者扣其私則必曰其大賢也終不出惡言所與交多一時豪俊之士不冒居人後及至見公不覺為之折節斂服不敢少違朴錦洲炡每得公書必與手然後發函其敬

禮如此沒後無論識與不識秊皆痛惜朋友為服朞大功者甚衆諸公或欲處以心喪雖賤隷暴悍者語及必涕是皆近世未聞者也同上

師友諸公畧有叙述而潛冶則曰悟聖道於遺編殆近於聞而知之者叔父咸陵公則曰其才可使為邦而百年無弊金沙川則曰百世之下必有聞風而興起者朴南溪則曰仰其心事如青天白日云建祠時通文

先生之在世也不知何狀人摸畫先生之像而題其傍曰雖在千里之外如對方叔此必其親友之為之者而丙丁亂後人有得之於逆旅而歸之本家其知舊婢僕之逮事者見之莫不流涕云同上

國家自　宣廟朝士大夫黨比相傾殆五十年其眊臧否與奪不啻如水火雖於鉅仗名賢一皆倒置而亂說識者病之亦莫有能正是非為一世定論者其禍至今未已惟故　敬陵叅奉咸平李公不然盖其天性明睿少已委己聖學讀書論世其為賢否立見非假之他術也初栗

谷先生李文成公珥牛溪先生成文簡公渾同德彙征間被異己
者所惎後因大獄崎屹文簡公蓋甚至追論禠爵仗林爲之氣塞
公王考咸豊公時在新進金閣中遂不免與訟則其交遊見聞又可
知爾比公上學日侍咸豊公側咸豊公亟愛重之所言無不從公一日
借閱二先生遺文輒問曰孟子吾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今
栗牛二先生書具在其言行出處動合前哲非可厚誣恐與祖父平昔之
論不同咸豊公心頗異之不爲動公遂精白開陳其故久而不解咸豊
公後乃渙然悔悟一用公言搢紳傳爲美事自是宗族知舊亦無有異
趍者先是潛冶朴先生知誠亦從其父兄時不協於二先生逮潛冶髫
齔自知力學乃以二先生爲師法恨不及其門君子謂二事固可相埒
而公所就爲尤難焉信矣蓋觀世之景慕二先生者非私則隨其攻之
者亦然公乃以一介後生自得於遺文明理尊賢以作其是非正論使

天下後世深知天理人心之公終不為一時黨比之私所掩其功大矣

南溪集

○光海辛酉春虜兵陥遼東其夏都司山東人毛文龍領兵出来号召漢人之避兵我國者襲鎮江克之斬漢人之為賊守者来掠龍川朝廷遣正郎李馨遠接伴其冬虜兵渡江襲文龍〻〻與馨遠脫身而跳虜兵至郭山逢漢人則無論老少輒殺之而還文龍乃収召漢人設栅于蛇浦通山東物貨粮餉人户萬餘又設栅于椴島互相往来漢商輻輳于椴島人户甚盛文龍遣兵渡江無寸功其将可達等多戦敗死而隠其敗每以捷闻剋减軍需交結權宦以功至拜都督丁卯毛兵出陸作乱攻陥碧潼驅掠子女財宝毛将又分漢人斬朝鮮人被俘逃歸者三四千人称以賊級以捷奏闻龍骨城報捷軍官及避乱士女亦被毛兵殺死移咨毛営屬請禁斷不從清北生齒死亡畧盡已

巳毛都督會袁經略崇煥于寧遠前洋經略以便宜誅之移咨我國
數其罪狀文龍既死袁經略遣副摠徐敷奏張斌良來點島兵抄其
精壯而去則劉興祚耿仲明等從行以副摠陳繼盛領沈世魁劉興
治守椵島先是遼東人劉海降于奴酋親幸用事丁卯講和時以差
胡往來我國戊辰夏海改名興祚卒其弟興基興治興良等焚其家
舍若燒死狀來降于文龍其人狡黠能文嗜利貪貨文龍信任之興祚
赴寧遠戰沒興治在島中與陳繼盛不協卒降胡作亂攻殺繼盛等拠
有島中世魁以女納興治而免朝廷遣摠戎使李曙由陸路副元帥鄭
忠信忠淸水使宋英望京畿水使柳應泂等由水路討興治〻〻領兵
往旅順口朝議不一惟金鎏主戰餘皆主和故舟師持重不進八月
興治還椵島自言欽差遣差官李梅來齎勑頒島而移咨送款故朝
廷命罷兵辛未劉興治刼島衆將投奴穴島众不從興治大殺將官及

南商等将官沈世魁張燾等約勒島众斬與治尸帋盔纖降胡八百餘
人島中復逐奴胡憤與治之死領二萬騎渡江入清北諸郡将欲入搬
島會摠兵黃龍以舟師至島撃敗奴兵〻〻退歸荷潭録攷事撮要合録
○臣等乗船五十日始到覺華島得達寧遠海程之險有難盡陳自平
州至登州風便一日程而至覺華則殆将倍之所謂獲島者南北浦口
相距絶遠中间又無島峙依泊之處所經鉄山當等處波濤險悪逢礁
㢘利辛酉以後陪臣柳澗朴彛叙鄭應斗尹昌立等相繼渰没皆由於
遇風漂蕩誤入此路令又冬至使尹安國到此覆敗水路之險悉難形
言一自逢奴作梗遼路断絶特蒙朝廷許開水路以通朝聘而所幸者
登莱一路經過去處島峙相望或遇颶風停泊有所乃於上年因督臣
袁崇煥題請改易使小邦貢船違安就險捨通即遠續有陪臣渰没之
禍伏願聖明許令小邦貢船復由登州往来愚伏所擬請復旧路奏文

○己未奴兒哈赤僭号後金國汗建元天命指中國為南朝黃衣辛酉陷瀋陽遼東自建州移瀋陽袁崇煥代熊廷弼鎮廣寧威震華夏丙寅奴酋侵関外袁崇煥盡沒其軍奴酋憤恚疽發背而死臨死命立世子貴榮介貴榮介讓於其弟弘他時曰汝智勇勝於我汝須代立弘他時略不辭讓而立庚午奴賊入冦帝京謂崇煥不能防禦終乃磔死人皆惜之以副將祖大壽代崇煥丙子録

○乙丑宣川地黍莖有董王春三字色紅如染朱張晩巡到関西採其黍以来見者皆異之而莫知其為祥灾也丁卯正月虜騎陷義州安州至平山殺掠不可勝記兩西鞠為茂草董字千里草也王春正月也其灾始驗丁丑南漢出城亦在正月而國勢日漸危慼其灾益驗荷潭録

○奇益獻之斬李适明璉也明璉子润脫身而逃匿於龜城地經年府使趙時俊始得聞而欲捕之润知機而走北入虜胡言我國乱被虜将

姜弘立朴蘭英等信之虜兵遂有東侵之謀丙寅春朝廷聞之遣弘立妾子璹蘭英子霙等于虜中璹等畏㤼不得達而還丁卯正月虜兵三萬餘騎夜襲義州陷之府尹李莞判官崔夢亮等皆死遂長驅以進朝廷遣張晩平金起宗鄭忠信申景瑗等禦之虜兵攻陷凌漢山城擄定州牧使金搢郭山郡守朴由健殺宣川府使奇協搢惟健等乞降求生一時剃髮賊納其妻妾常置帳中行軍則使惟健等各牽其妻妾之騎惟健等責其妻妾之失節妻妾罵其夫不忠云講和後惟健等與妻妾並為虜人所送來論罪六鎮充軍荷潭錄續雜錄令錄

朝廷送弘立叔父晋昌君姜絪及弘立妾子于陣前弘立詳知其宗黨俱存反正後善類滿朝始生悔意虜兵進攻安州陷之兵使南以興牧使金俊自焚死虞侯朴命龍价川郡守金尚毅永柔縣令宋圖南甑山縣令張暾等皆死監司尹暄棄平壤而適黃海兵使丁好恕聞尹暄弃

城亦奔黃州報至朝廷震駭以金起宗代尹暄申景禛代南以兵李㙉代丁好恕大駕出避江華李元翼申欽韓浚謙等奉東宮下湖南以鎭撫人心虜兵至平山會大雨江漲不得渡虜兵雖乘勝而前深入亦非本意遣劉海等議和繼遣弘立等來朝廷許之三月初三日命相臣尹昉吳允謙兵判李聖求參判崔鳴吉與奴賊講盟築壇于江都西門外夜半會于壇上刑白馬殺烏牛祭天約誓奴賊誓文曰朝鮮國王與大金國二王子立誓我兩國已講和美今後同心合意朝鮮若與金國計仇整理兵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秧若二王子因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秧若兩國二王同心同德公道偕處龍天保佑獲福萬〻丁卯三月初三日立誓我國誓文曰朝鮮国以今丁卯年甲辰月庚午日與金國立誓我兩國已講和好今後兩國各遵約誓各守封疆若我國與金国計仇違背和好與兵侵伐則皇天降秧若金国因起不良之

心違背和好與兵侵伐則亦皇天降祆兩國君臣各守善心共享太平皇天垕土嶽瀆神祇鑑听此誓又講私誓曰朝鮮大臣等若與金國詐仇有一毫不善之心如此血出白骨現天就死若金國大臣等無故因起不良之心亦如此血出白骨現天就死二國大臣各行公道亮無欺罔歡飲此酒樂食此肉皇天保佑獲福萬〻既盟遣李弘望奉宗室原昌君稱為王弟出質虜兵引還殺掠不可勝記蒞斬尹暄竄丁好恕于穩城金諫并請誅好恕而 上特原之蓋念斬遣使之忠也四月 大駕還京陞江華為留守府東宮亦自湖南還虜主遣弘立朴蘭英吳信男等及弘立所蓄胡漢之女還國未久弘立病死人疑其自盡 上同

賊兵深入腹內劫以和事愚弄恐喝無所不至無非弘立等為之謀主而質成凶詐也且弘立既稱五道都元帥奉賊將之令出榜誘民其叛逆之狀昭著無疑莫若先斬弘立等梟示藁街以折驕虜之氣也又曰

弘立乃降賊之叛臣而自 上賜之坐而見之國家羞辱極矣又曰國雖至此豈忍官其子以悅其心松郊李公粲行狀

晋昌君姜絪以秩高宰臣受命使虜恇怯失措拜跪無節至於資粮蒭草欲為分送受賊賂遺有若應得馬前屈膝仰首聽命其失身辱国之狀不一而足請削去仕版上同

丁卯北兵使尹璛南兵使邊瀗領兵覲王至海西朝廷與虜講和璛等不敢戰與副元帥鄭忠信黃海兵使李檻等屯遂安地虜結和退故取其路忠信等捨甲休兵虜大众猝至不知和已定皆鳥竄而走璛事甚急不及走領麾下登樓為死戰計虜將言和定之由請相見而去荷潭録

鄭錦南忠信當丁卯虜亂從體察張公西出余送之郊外班荊而語鄭曰此虜今來意在貪和須得和即去耳余時意不謂然後竟如其言盖鄭習知虜情故也谿谷漫筆

上幸江都駕次通津聞胡差爲講和且至方議其進止不能決崔子謙謂兵交使在其間不當遽示斥絕姑宜接致聽其語而處之群議大抵皆然莫肯斥口子謙主其說竟接其人於鎮海樓中繼而刘海又至和事遂成時虜兵屯平山去江都百餘里而行朝守備寡弱人情危懼雖斥和者外為大言内宲幸和議之成而畏浮議莫敢明言獨子謙遇事輒首斥無所顧避卒以是被彈去 同上

刘海至固請進見許之海既進見　上坐榻上不動海立不肯前怒色勃勃余時侍殿上不勝憤進啓曰刘海無禮　上一起則国体虧損大事去矣請斥海使出進説者甚众皆如余説海素黠便解其意即前跪坐後海自虜中脫身故正在皮島每言其時事称我国得体云 同上

和議既定刘海請　上親臨盟壇余力辨之海不能強竟以大臣莅盟虜意本在和刘海居間亦以和事為己任故凡禮節間事争之多見聽

原昌君之往也虜初以親弟爲請朝議難之海掌中書假字示之遂送
原昌上同
丁卯五月剌海領数千兵與原昌君出来渡鴨緑江列置軍兵于一路
宰家丁数百直到京城命宰臣迎接于門外海以自上不爲親臨怒
詬之状目不忍見留都累日群胡馳行上不得已接見設爵酒酣海
顧與天顔相接適口上問弘立對曰胡人大盟也一適則平生不負
上曰然不可從使弘立諭之海請與上扣背又問弘立對曰此亦一
誓也上從之續雜録
先是萬暦壬午癸未間有里謠曰乱國者東人亡國者西人只知東夷
西戎而患之近見時事則東人爲北而乱國西人爲國而辱国無乃是
耶上同
天朝聞剌海本以遼人投虜助虐搆乱天下詔下列國設賞購捕獲剌

海者勿論中外人即除荊州刺史給銀萬兩胡毛諸將詞探海出來且
蚤帖我國尋其去處同上

○丁卯講和之後彼此信使往來不絶丙子春武宰李廓羅德憲以春信使往瀋陽適當金汗弘他時僭称皇帝国号大清刼使廓等叅賀班廓不抵死不從差胡等敺捽廓等衣冠盡破終不入馬將還以汗荅書称皇帝留置通遠堡胡人處而來平安監司洪命耉以廓等初受金汗僭号之書請梟示境上三司俱發館學亦陳疏是年春末龍骨大馬夫大兩將称以　仁烈王后吊祭而來金国十王子致書于　主上盖陳僭号之事欲使和好不絶且及廓等不叅賀班之非此乃探我国之意欲為加兵也李濵朴簹主館伴之任陰知日後之有禍而只恐得罪於時訒凢待虜之際一切以慢忽薄略為事兩將所帶蒙古之人即金國所新服者欲使我國厚待以為誇張之地而朝廷不許特以從胡待之以失其心且謂人臣不敢致書於國君十王子之書終不坼見曽在

仁穆大妃之喪、胡將之來弔也、許令殿上設祭令則稱以殿宇偪側別
設帷幄於禁川橋、使之致祭、及其行禮風吹帳開始覺見欺、輒有怒意、
且於是日都監炮手私習後園皆會闕下、而宿衛禁軍亦當相遞因虜
使在闕各持戎器俱在幕後帳開之際、虜使起其蔵兵顛倒出去、其時
洪翼漢上疏、請斬虜使館學又上斬使之疏、胡將等盡知其機、益生疑
惧之心、破閉步出、散入閭家奪馬而走道路觀者莫不驚駭閭巷兒童爭
相投石、京城為之震動、廟堂始為恇怯、亦遣宰臣乞留、相續於道、胡將
終不入來自　上即下教八道、喻以斥和之意、西路賫去諭旨為胡將
所奪、終為執言之地、朝廷以廓等潛置汗書於中途虜必不知使宣傳
官到湾上移檄瀋陽為通此意斥和之疏、遂日沓至大諫尹煌請焚江
都行宮、專意攻戰、吏叅鄭蘊請進駐松都叅議金德諴請進駐平壤崔
鳴吉請送和使吳達濟尹集請斬鳴吉後始送小譯以探虜意金汗言

於小譯曰爾國若不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送大臣王子更定和議則我當大亂東搶云而答其書曰貴國多籌山城我當從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捍我乎貴國所恃者江都我若蹂躪八路其可以一小島為国乎貴国持論者使臣其可揮筆却之耶小譯還傳其言與書廟堂欲送宰臣而乍和方峻久而後送朴簹已失金汗所約之期其時椵島都督沈世魁以我国乍和之意傳報中朝監軍黃孫茂移咨朝廷曰見貴國人心兇械決難當彼強虜勿絶羈縻之計云丙子録

公上劄曰既不決戰守之計又不為緩禍之謀一朝虜騎長驅不過體臣入守江都帥臣退處正方生灵魚肉 宗社播越到此地頭咎將誰任臣之愚意體臣帥臣皆當開府於平安道兵使亦宜入處於義州約東諸將有進無退且移書瀋陽備陳君臣大義仍言秋信不送之由一以探虜情形一以觀彼所答若别無他心仍用兄弟之禮則依胡氏所論

姑守前約內修政事以為後圖務反石晉之轍如其不然則必固守龍灣背城一戰决安危於邉上雖或計非万全猶愈於束手待亾捨此不爲一向婾婀款言進戰不無疑懼之念欲言覊縻又恐謗議之來彼此不及進退無據江水將合秋迫目前所謂待汝論議定時我已渡江者不幸而近之矣全閤彈章重發公又上劄曰今日攻臣之論出於畧干年少之口而舉國靡然環立相視終不敢明者臣心事者無一開口則相隨而入於和議科臼中故也然於臣心尚未覔今日和事之為非盖石晉高祖之起兵也桒維翰勸令稱子稱臣於契丹借兵以取中國出帝即位景延廣建議去臣稱孫言於契丹曰翁怒則來孫有十万橫磨釼以待之桒維翰累請遜辭以謝出帝不聽其後契丹之怒囂然未已中國疲弊不能自存始乃遣使請復稱臣契丹不許及三年契丹入寇而晉遂亡桒維翰之諫近於智矣而導主臣虜以基中國之難景延廣

之言近於正矣而輕開釁釁以致覆之禍故朱子綱目削其官而兩又貶之且先仗胡氏之論曰即事而言延廣亡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以晉父事契丹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而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君如使延廣姑守前約內修政事則不出數年可以得志夫以胡氏學術之正尊中國攘夷狄乃其一生事業則追訟得失於數百年之後有何一分顧籍而乃以姑守前約等語反覆抑揚恕其心而罪其跡若是者何哉盖以人臣謀國不存遠慮以致亡人之國則其事雖正而罪不可逃矣曾在 宣廟朝天朝諸將倦於用兵始有講和之計令我國奏請天朝故成渾首陳可許之意宣祖大怒爲渾門生者亦致疑於渾渾以書往復自解曰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然在朝廷則或有是非利害合而爲一處朝廷利害之所在即是非之所在也又曰秦檜在前千

載之下孰不欲剚刃其腹是以言涉於和衆共棄之雖然制事者必參
其時論人者當原其情不可律之以一切之法又曰朱子云旣不枉尺
而直尋又不膠柱而鼓瑟若使天下道理只有上一句而已則又安用
更說下一句哉又曰與其講和而存無寧守義而亡此乃人臣守節之
言宗社存亡異於匹夫之事又曰韓侂胄之伐金可謂伸大義於天下
而先仗以幾危宗社罪之張南軒以復讐爲事業而以金不可伐爲言
凡以此者宗社爲重而相時度力爲時中之議耳凡此數款語豈非
令日廷臣之所當深思者乎夫倭賊蹂躪八方身及 兩陵其在我國
誠百世必報之讎而成渾以一時仗宗因天將之一言敢發奏請講和
之端此豈忘讐負君而然哉蓋以當日事勢自有甚不得已若使遂守
一切之論不思權宜之計則其祑必不至於 兩陵遭變而已故也事
有名美而宗不然者大舜不告而娶如有以娶妻必告之語致詰於舜

者則舜必難於為對太王避狄去邠如有以國君死社稷之說致責於
太王者則太王亦必難於為對然舜與太王終不拘於或者之言而自
甘於廢倫亡國之歸蓋道有經權事有輕重時之所在義亦隨之今日
之事以時勢言之則既無石晉兵力之強盛又無壬辰天兵之可恃以
義理言之則初無稱子稱臣之辱又非祖宗難忘之讐如使朱胡兩賢
及成渾諸臣復生於今日則其是非得失之所在不難定矣使奴違丁
卯兄弟之盟而迫我以非禮則於義決不可從矣今既不然而因用隣
國之禮則彼之僭號與否非我所當問何可以禮義責虜狄乎臣之為
此羈縻之言者非敢不顧是非徒為利害之說以誤君父也一酌之以時
勢裁之以義理證之以先代之定論參之以祖宗之往跡如是則害於
道理如是則合於事宜靡不爛熟思量信其必然嘗竊以為國力方竭
虜兵尚強姑守丁卯之約以緩數年之禍得以其間發政施仁收拾民心

等城儲糧益固过備斂兵不動以觀彼釁爲我國計無出此者既已素定於心又以屢言於人入陳於榻前出爭於大臣焦唇乾舌不自知止凡若是者豈有它哉悶宗國之將危而不暇計一身之利害耳朝廷之上苟有惻隱之心者宜若在所哀矜而乃反怒目相視攻擊如不及亦獨何心哉小人情狀最難測度今之朝廷若有小人則必自好名中出是將依阿浮議釣取虛亂雍容談笑坐收大權何苦而獨執己見冒犯衆怒孤立一世屢困而莫之悔世間寧有如許愚迷之小人乎噫南宋之主和者袄故於國而利故於身今之主和者袄故於身而利故於國執此以言則人之賢邪事之是非亦有不難知者矣遅川行状

鳴吉入對請屏去承旨史官俯進啓事蓋欲以所陳和事密議而斷行之也公乃草疏極論伯氏見之曰語太過矣公曰國將亡不當言遜疏曰和議之亡人國家覆人宗祊匪今斯今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天

朝乃父母也奴賊即父母之仇讐也為人臣子者其可與父母之仇讐約為兄弟而置父母於相忘之域恬然不以為恥乎而况壬辰之事秋毫皆帝力頃者虜勢張甚逼近京師震汚 皇陵驚心痛骨慘不忍聞兵弱力微雖未能悉賦從征亦何忍更以和議倡之於此時乎往日聖明赫然奮發挻義斥絕布告中外轉奏天朝環東土數千里擧欣欣然相告曰吾其免被髮左衽矣不啚玆者奬敎繼降邪議旋萌忍以清國汗三字乳之於其口人心之憤當復如何又况承旨侍臣亦可屏去云者噫嘻亦太甚矣謀國非附耳之言君臣無密語之義如其義也雖使千萬人參聽亦何傷乎如非義也屋漏可愧雖秘何益噫古之主和議者莫如秦檜而當時言語事跡不能逃於史筆之誅至今班班可考則以秦檜之大奸慝亦不敢斥去史官也明矣夫以秦檜之所不敢為者而鳴吉忍為之非獨殿下之罪人乃秦檜之罪人也今內而朝廷外而

民庶詾訩洶洶如出一口皆欲食其肉而殿下深居九重何得以知之乎洪處厚之啓吳達濟之疏寔出於公論而旋被叩譴斥之以循私搆陷目之以黃口小兒至以申恂擬望之故特罷銓官李敏求以秩高諫長睽矓引避逆停前啓上逢聖意下媚鳴吉臣取見鳴吉箚子則許多張皇熒惑天聽一覽未旣眼眥欲裂其曰國家大計關係安危者也非年少輩所敢與知政故臺閣浮議所制等語隱然有賫持臺閣沮遏公議之計吁亦巧且憯矣古之為不善者壓然欲掩今鳴吉之主和也攘臂無忌遂引朱胡兩賢及我國多小名賢指為主和以資口實且以頃日之斥絕指為聖上之過至以勿憚改為言繼之曰生灵塗炭宗社不血食言辭變幻震撼聖心夫外挾強寇之勢以內刼其主是可忍耶且臺論雖發一邊送書未為不可云誰為殿下画此計者臣竊聞此亦鳴吉之言何其不有朝廷不有臺諫至於此極也 殿下非惟不能正其罪

乃反用其言合啓方張而國書已渡江嗚呼國家設僉諫亦奚用哉將
使人君事〻獨斷於上不顧義理不恤僉論惟邪議馬是護倭臣馬是
倚終至於喪邦而後已是鳴吉啓之也鄭太和當公議方張之日傅會
邪論曲為諂媚見棄於清議而殿下特授風憲亞長是殿下導群臣以
諂媚也噫今之國事一至於此是固群臣忘君負國之罪而果孰使之
然哉嗚呼曾為堂〻數百年宗社竟亡於鳴吉之一言乎臣真欲痛哭
於大庭而不可得也噫兒童走卒莫不知鳴吉之罪惟　殿下莫之知
臣竊恠焉臣不敢知　殿下其真莫之知耶其知之而姑未之罪耶其
將有所待耶天其不祚我邦家耶　殿下何不以鳴吉之言遍問於在庭
之臣僚乎上自三公下至百執事如李敏求鄭太和之類其必絕無僅
有矣夫豈鳴吉獨忠於　殿下而滿庭臣僚率皆不忠於　殿下乎惟
彼敏求輩其心亦必知鳴吉之罪矣非惟敏求輩知之鳴吉亦自知矣

疏入不報 尹參士集行狀

十二月初六日以後義州越邊龍骨山峰燧連烈二炬而元帥金自点曰此是朴簹入去虜女來迎也不即馳啓賊兵渡江不顧城鎮直爲上來称以講和來如飄風邊臣狀啓賊皆棄取故朝廷漠不知邊報十二日午後元帥狀啓入來始知賊勢之急而亦不知飄倏之至此 丙子錄

十三日廟議將入江都以金慶徵爲撿察使李敏求爲副使起復沈器遠爲留都大將初右相李弘胄乳慶徵而金瑬不爲止之及承 上教反爲称亂 同上

十四日賊兵已到圻甸 大駕蒼黃去夘午後出南大門將向江都胡將馬夫大率數百鐵騎已到洪濟院而以一枝兵遮陽川江以截江都之路 上還入城御南門樓下教曰事急矣將奈何大臣諸宰慌忙罔措不知所對前鐵山府使池汝海時以軆府偏俾杖劒前對曰賊犯境

不三日而已至其軍馬必疲渴若以炮兵要於沙峴鏖其先峰則必不
敢衝突而 大駕可達江都矣願得五百精兵迎擊之任事諸臣皆曰
虜兵众寡未可知不可以五百人嘗試崔鳴吉進曰宗社存亡在於呼
吸之頃事无可為者臣請以單騎馳往虜陣見賊將問曰十年和好會
无釁隙而无端動兵潛師深入者何意歟虜若不復听臣而殺臣則臣
當死馬蹄之下幸而接話則小住其鋒近京保障之地莫如南漢請
上由水溝門疾馳入山城以观其变且曰李景稷慷慨多氣節可以為
副 上許之輟其禁軍二十人以從皆散走獨景稷及裨將一人從馬
又使都監大將申景禛出陣于慕華館先使都監將官李興業領馬隊
八十餘騎禦賊到昌陵越过盡沒鳴吉到沙峴遇賊兵遂往馬詰其渝
盟動兵之端故為拖引説話以至日昃於是 上率世子及百官遂入
南漢是日鳴吉與景稷還都城賫與虜問荅走人啓達於南漢翌日將

夕田批不美虜大怒 以為見欺將欲害鳴吉其中一人曰 和事未成 遽殺
此人不可即進兵南漢鳴吉與景稷入城 上執手勞之 丙子錄明谷年令錄
當去邠之時金慶徵之妻與母各乘屋轎婢子着氈帽卜馱五十幾盡
京圻夫馬與副使李敏求等先入江都元任大臣尹昉金尚容等奉廟
社嬪宮元孫兩淑儀及兩大君與夫人諸宮人駙馬公翁主隨行江都彈
丸之地素稱天塹人爭投入而濟人之令出於撿察使尋常百姓不得
渡也 嬪宮到甲串津頭無船亦不得渡留岸上兩晝夜人皆凍餒嬪
宮乃於轎內疾聲大呼曰慶徵〻〻汝豈忍為此乎留守張紳聞之言
於慶徵艱濟 嬪宮以下而其他士民之避乱者不知其幾千萬遍滿
津頭求濟而未得賊騎奄及一瞥之間蹴踏殆盡或被搶掠或投海水
慘不忍言 丙子錄
入城之後金瑬等密議請 上乘曉潛入江都李植請從仁川浮海入

江都十五日曉　上出城大雪之後山坂氷凍御乗蹉跌　上下馬步行累次顛仆　玉體不寧還入城中十六日賊兵大至圍城中外始不得通遣刑判沈誾假銜大臣綾峯守稱王弟往結和好沈誾言我平生言忠信蠻貊不可欺謂馬胡曰我非大臣乃假銜也綾峯宗室非親王子也綾峯曰沈誾之言非也此宗大臣我宗王子也馬胡問於朴蘭英答曰綾峯之言是也馬胡後知其見欺斬蘭英沈誾等還入城不得已使左相洪瑞鳳往言兩大君方在江都故未及送之云則馬胡曰東宮若不來不可爲和瑞鳳等空還　世子曰若事迫則臣當出往　上爲之泣下領左相及金藎國李聖求崔鳴吉張維韓汝稷尹暉洪霶亦請送東宮稱臣稱皇帝礼判金尚憲大言於備局曰吾手釖斬此建議者誓不與共戴天日 上同

使藎國李景稷特牛酒且於銀榼盛以果宗往勞則虜言軍中日擊

牛酒室且山積何用此為汝国君臣八處石賓飢餓已久自可用之遂不受（同上）

、衎士言令日和戰俱吉体相信其言親坐北城上督戰而出銃手三百餘人緣山麓而下谿谷回互虜騎處々蔵兵我軍相持不肯下体府令裨将柳瑚斬其不進者我軍乃下山賊始策馬突入馬疾如飛直衝我陣我軍散乱不淂放砲矜矢瞬息之間皆為所蹈死者幾二百人胡兵死者只二人体相自戰自敗無所歸咎托言北城将元斗杓不為相救将致極罪左相洪瑞鳳曰首将失律故罪副将事未妥當極其申救体相不獲已伏闕待罪自此士氣沮喪更無出戰之意庙堂專以乞和為心先是募僧四五名潜出往諭諸道至是一僧還入進忠清監司鄭世規冒死進兵之啓仍言監司聞城中危迫之狀為之泣下且问御供之物（時城中家鶏亦盡故御供絶無兼味）因取生雉三首囑以百許進献之意到忠清兵使

李義培陣則方煮雉爛酒而飲曰城中之急不問可知而吾亦無如之何矣漠然無進兵之意矣有白於　上曰令日　殿下之臣只有鄭世規一人而已趙廷虎亦其次也此外元帥以下坐視君父之危急無意覲王出城後盡宜斬之不如此無以立軍法云（丙子録乱難日記合録）三十日賊自廣津麻浦　獻陵三路行兵日出而始日没而止風勢大作賊止風亦止雖未知賊兵之多小而方有大雪而地上無一点白處其多可知也大軍漫山蔽野而援兵不至　行宮近處南鵲結巢人皆瞻望占以為吉城中所恃者只此而已可想其時危迫之状矣時城中百物俱罄而絶之者柴草也馬牛盡斃存者飢甚相食其尾　大殿寝具皆被掠於來路義昌君進山羊皮衾矣雨雪極寒之日分衾皮賜守堞将士

上自是夜不觧衣而寢御供只用家鷄一脚自數日前又命勿用（上曰初入城時曉聞衆鷄之鳴今其絶元必是進供之故也因勿用之）被擄逃還者言賊陣中婦女無数陣外

兒尸極多盖駈其母納諸陣中而弃其兒故也 同上

丁丑正月初一日廣州牧使許徽造米餅一兕進御分送數條於百官對此可笑金蓋國李景稷往胡陣胡言汗昨日出來方巡視山城此後之事非我等所知且言黠丹將為誰吾已破之矣忠清兵使及都元帥亦已破走矣午後自東城張兩凉傘兩大旗放大砲此必是汗也 同上

初二日洪瑞鳳金蓋國李景稷往胡陣胡人出置黄書于床上書以詔諭左相以下先行四拜然後奉書以來其書曰大清國寛温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我兵先年東征九良哈時爾國起兵邀擊後又恊助明朝荼毒我國然我猶念隣好竟不介意及得遼地爾復招納吾民而獻之明朝朕赫斯怒丁卯年興師伐爾者以此曾亦恃強凌弱無故而興師者乎邇來何故反論爾过臣有不得已權詐覊縻令以正義斷決卿其曉諭列邑使忠義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願從征等語令朕親

統大兵來征爾何不令智謀者效策勇敢者從征而身當一戰哉朕既不恃強大而毫不相犯爾以弱小之國反擾我過境採蔘圍獵者何故朕有逃民爾輒納而獻之明朝及明朝之孔耿二將來投朕兵至彼應接爾兵放槍砲截戰者何故是弄兵之端又啓於爾國也朕之弟侄諸王致書於爾何故云從來無通之例丁卯年來征之時爾遁島中而耑使求成彼來致書者非諸王其誰耶朕之弟侄何不如爾又外藩諸王致書於爾爾竟拒而不納彼乃大元皇帝之後何不如爾大元時爾朝鮮納貢不絶今何一朝自高如是也其不納來書者爾之昏暗驕傲至此極也爾朝鮮與遼金元三朝年年奉貢世世稱臣自古以來曾有不北面事人而得其自便者乎朕既以弟待爾國爾愈作背逆自成仇敵陷生民於塗炭拋城郭棄宮室致令妻子分離不能相顧僅以一身遁入山城縱命延千年有何益哉欲湔丁卯之辱恢目前安樂自招其禍

以致遺笑於後世似此之辱又將何以湔之乎既欲湔丁卯之辱爲何
縮頭不出甘效婦女之處閨閫也爾雖潛身此城意欲偸生朕豈肯縱
爾乎朕之内外諸王及文武諸臣欲進朕以帝號爾聞之乃云是豈我
國君臣所忍聞者何故夫帝號之定否不在爾也天佑之則匹夫可爲
天子天禍之則天子即爲獨夫乃爾之出此言也亦甚肆妄矣且背盟
修築城垣待使臣之禮頓衰又令去使見爾宰臣欲設計擒縶者何故
父事明朝奮謀害我者何故此特數其罪之大者耳其餘小嫌更難枚
舉矣今朕提大兵而來以勦爾之八道試觀爾父事之明朝將何以救
爾乎豈有子急倒懸父不之救者不然是陷其民於水火之中億兆之
衆寧不飲恨於爾哉爾若有辭不妨明告崇德二年正月初二日 丙子録
初三日洪瑞鳳等持荅書傳于虜陣其書曰朝鮮國王謹上書于大清
國寛温仁聖皇帝小邦獲戾大國自速兵禍棲身孤城危迫朝夕思欲

專使奉書導達忠悃而兵戈阻絶無路自通昨聞皇帝臨暨僻陋郄信
相半喜懼交至茲蒙大國不忘舊盟明賜誨責俾自知罪此正小邦心
事得伸之秋也何幸〻〻小邦自丁卯結好以來十餘年間情好之篤
禮節之恭不但大國所知實是皇天所鑑而唯是昏謬之甚事多不察
如邊民採蔘及孔耿時事雖非小邦本情未免積成疑阻而蒙大國輒
加寬恕小邦固已久在洪度中矣至於上年春間之事小邦誠有不得
辭其罪者亦緣小邦臣民識見淺隘膠守名義終致使臣忿怒徑去而
跟行之人皆以大兵將至恐之小邦君臣不免過慮申飭邊臣而詞臣
撰文語多乖剌不覺觸犯大國之怒其敢曰事出群臣非我所知乎至
於擒繫使臣之語實我所無之事豈料以大國明恕猶不能無疑於此
也皇明是我父子之國前後大國兵馬之入関也小邦衍未嘗以一鏃
相向無非以兄弟盟好為重也謀害之言奚為而至哉然此亦出於小

邦誠信未孚見疑大國而然也尚誰尤哉且馬將自言以好意而來故小邦信之不疑豈料終至於此乎夫往日之事小邦已知罪矣有罪而伐之知罪而恕之此大國所以体天心察萬物者也如蒙念丁卯誓天之約恤小邦生靈之命容(令)小邦改圖自新則小邦之洗心從事自今日始矣若大國不肯加恕必欲窮其兵力小邦理窮勢極以死自期而已敢陳肝膈恭俟指教 上同

御營提調李曙卒方在圍中失一大將宜謂不幸而將士無慽容至有謂李曙死恢復可冀者曙亦盡心國事之人而性愎不通下情故積失人心至此之極 亂離日記

倉庫中見在粮米及皮雜穀只有一萬六千餘石此不過萬餘兵一月之食矣李曙曾為水禦使盡心謀畫多積軍粮而塩醬紙地木綿兵兇及他所用雜物亦皆李曙之所備倉卒入城賴而為用者秋毫皆曙之

力也城中上下皆以曙為社稷臣平昔以察〻短之者到今亦皆稱道不已丙子録

御営別将金彦霖請於体相出城夜斫体相曰當與幾人出戰金曰欲率去者一人也体相曰何其小也金曰吾意亦以一人為多云翌朝人傳金某斬虜頭而来体相出坐受馘因為啓達 上賞賜錦紬三疋体相懸於軍門而観其所献之頭無一点血凍肉如雪人頗恠之俄有原州将官一人奪其頭抱諸懐中匍匐而哭曰亡兄〻〻何至再死耶蓋頃日体相督戦之日関東将官死於賊鋒者也観者無不掩泣体相送彦霖于元斗杓軍門斬之同上

被擄逃還人傳南陽倅與其祖母俱不免賊鋒而其旁尹集誘以傳者之誤美服飛揚人皆恠罵乱離日記

西北賊陣處〻各自燃火凡眼力所及之地不分高山平地溪洞村居

星羅碁布大光耿耿其数之多有不可量矣 同上

十三日又遣洪瑞鳳崔鳴吉及尹暉往虜營龍馬兩胡受國書責以無故渝盟崔鳴吉推肯叩頭曰此非聖上之意乃臣下之罪也欲刲刃出腸以明君父之不然云則約於數三日内待汗出令回報云矣其書曰

屬者小邦宰臣奉書軍門有所稟請回稱皇帝將有後命小邦君臣延頸企踵日俟德音今已浹旬迄無皂白勢窮情迫未免再鳴惟皇帝垂答焉小邦前蒙大國之恵猥托兄弟昭告天地雖疆域有分而情意無間自以為子孫萬世無疆之福豈料盤血未乾疑釁中結坐蹈危迫之秋重為天下所笑哉然求厥所由皆緣天性柔弱被誤群臣昏迷不答致有今日自責而已更有何說但念兄之於弟見有罪過怒而責之固其宜也然責之太嚴反有乖於兄弟之義則豈不為上天之所恠乎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詩書不習兵革以弱服強以小事大乃理之常豈敢

與大國相較者哉徒以世受皇明厚恩名分素定曾在壬辰之難小邦朝夕且亡　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拯濟生灵於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銘鏤心骨寧獲罪於大國不忍負皇明此無它其樹恩厚而感人心深矣恩之加人非一途苟有能活生灵之命救其宗社之危者則發兵而救難與回兵而畱存其事雖殊其恩則一也上年小邦處事昏謬冡大國勤教屢矣而猶不自悟以致大國之兵君臣父子久處孤城其窘亦甚矣誠於此時冡大國翻然捨過許其自新俾得保守宗社長奉大國則小邦君臣將銘鏤感戴至于子孫永世不忘而天下聞之亦無不服大國之威信是大國一舉而結大恩於東土施廣譽於四國也不然而惟快一朝之憤務窮兵力傷兄弟之恩閉自新之路以絕諸國之望其在大國恐未為長筭以皇帝之高明何不慮及於此乎秋殺而春生天地之道矜弱而恤亡霸王之業也今皇帝方以英武之略撫定諸

國而新建大号首揭寛温仁聖四字盖將以督天地之道而恢霸王之
業則如小邦之願改前愆自托洪庇者冝若不在奕絶之中玆敢不避
尊号更布區々以請命於下執事丙子錄付
十七日龍馬而胡要我使洪瑞鳳等受荅書而來其書略曰大清國寛
温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朕以丁卯盟誓為重曾以爾國敗盟之事
累加申諭爾不畏上天不恤生灵之塗炭先背盟好與爾过臣之書為
朕使臣英俄兒代等所得始寔知爾国有搆兵之意朕輒對爾春秋二
信使及衆商人云爾國如此無状令將往征可故語爾王以下至於庶
人盖明諭而遣之非以詭譎與師者也且備書爾敗盟啓釁之事告於
天然後擧兵朕若以爾負盟自畏天譴也爾寔敗盟故降之灾殃爾何
反似漠不相関之人猶以天之一字強相附會哉書云小邦惟事詩書
不習兵革曩者己未之歳爾無故侵我朕以為爾國必諳兵事今又啓

釁爾兵必更精鍊矣孰意猶以為未習也然爾國好兵者尚志猶未已
令而後更加操鍊可矣又云壬辰之乱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極濟於
水火之中天下大矣天下之国亦多矣救爾乱者止明朝一國天下諸
國之兵豈盡至耶明朝與國誕妄無忌今既困守山城命在朝夕猶不
知耻出此空言何益哉爾欲壞凡务之好動干戈鍊兵造車預備軍器
惟思朕西征之日乗间竊発欲荼毒我國耳豈有施恵於我國者哉朕
非不恢霸王之業無故與兵滅爾國害爾民也與兵之爾故正欲
伸理曲直耳且天地之道福善禍淫至公無私朕体天之道傾心歸命
者優眷之望風請降者安全之逆命者奉天討之黨悪攖鋒者誅之頑民
不順者俘之務令倔強者知警狡詐者詞窮今爾與朕為敵我故與兵
至此若爾國盡入版啚朕豈有不生養安全字之若赤子者哉且爾
所言與爾所行甚不相同内外前後往来文移為我兵所得者往〻呼

我兵為奴賊此蓋爾之君臣素鄙我兵為賊故啓口之間不覺至此也但聞潛身竊取之謂賊我果為賊爾何不擒捕之而置之不問耶爾之以口舌詈言談所謂羊質虎皮者誠爾之謂也今爾欲生耶亟宜出城歸命欲戰耶亦宜亟出一戰兩兵相接上天自有處分矣崔鳴吉曰若為此難從之請則大國終得積屍空城而已亦無所利矣（同上）

崔鳴吉所製書曰朝鮮國王某拜上書于大清国寬溫仁聖皇帝伏承明旨勤賜申諭其所以責之切者乃所以教之至秋霜凜烈之中帶得春生之意伏讀惶感措身無地伏惟大國威德遠加諸藩合辞天人所歸景命方新而小邦以十年兄弟之國顧多獲戾興運之初反求諸心有噬臍靡及之悔今之所願只在改心易慮一洗旧習擧国承命得比諸藩而已誠蒙曲全危急許以自新則文書礼節自有應行儀式講以行之其在今日至於出城之命寔出於仁覆之意然念重圍未解帝怒

方盛在此亦死出城亦死是以瞻望龍旗分死自决情可慼矣古人有
在城上拜天子者禮不可廢而兵威亦可怕也然小邦情願既如所陳
則是辭窮也是知警也是傾心歸命也皇帝方以天地生物為心則小
邦豈不當獲預於全活優養之中伏願帝德如天必蒙矜恕敢吐情悰
恭俟恩旨禮判金尚憲於備局見此書手自盡裂失聲痛哭聲徹大内
謂崔鳴吉曰先大夫頗有名於士友間台監何忍此等事耶崔鳴吉微
哂曰台監裂之吾輩當拾之遂乃收拾補綴兵判李聖求在傍盛怒而
言曰台監從前斥和使國事至於如此台監可往虜中矣金尚憲曰吾
欲死而不得自决若送虜陣得其死所則是台監之賜仍出寓舍逢人
必訣自是却食自期必死 同上

二十日李弘冑等往虜陣受汗答書以來其書曰大清國寬温仁聖皇
帝詔諭朝鮮国王爾違天敗盟故朕赫斯怒統兵來征志在不赦令爾

困守孤城見朕手詔切責方知悔罪屢屢上書求免朕開宏恩許爾自新者非力不能攻取勢不能環圍招之使來也此城攻固可得不然因爾芻粮食兵秣馬令尒自窮困亦可得似此蕞尒小城既不能取將何以下幽燕哉命尒出城面朕者一則見尒誠心悅服二則樹恩於尒復以主國旋師後示仁信於天下耳若以詐誘尒則朕方承天眷撫定四方正欲赦尒前愆以為南朝標榜若以詭詐取尒天下之大能盡譎詐取之乎是自絕來歸之路矣斯固無愚智之所共識也爾若猶豫不出則地方蹂躪芻粮罄盡生靈塗炭災害日增誠不容時刻緩者也爾首謀敗盟之臣朕初意欲盡殺之而後已今爾果能出城歸命可先縛送首謀二三臣朕當梟示以警後人誤朕西征之大計陷尒生靈於水火者非此人誰歟若不預送首謀於尒既歸之後始行索取朕不為也爾若不出縱諄諄祈請朕不聽矣 上曰寧與尒和人同死豈可縛送 同上

二十一日右相以下傳国書而還夕時以受荅事再往胡陣而以出城
及執送斥和臣不許之故賊發怒還送國書而不荅其書曰朝鮮国王
臣姓諱謹上書于大清國寬温仁聖皇帝陛下臣獲罪于天坐困孤城
自分朝夕就亡細思往前罪戾無以自贖雖迫私情屢上書疏以自求
新而冡不敢取必於赤怒之天玆奉恩旨盡釋前愆弛秋霜之嚴威布
陽春之惠澤將使東方數千里生灵得脫於水火之中豈但一城性命
而已君臣父子感激流涕不知所報前承出城之命冡多疑畏之端而
適當天怒未収之日不敢盡陳所懷今蒙開示悃幅引諭丁寧其古人所
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也臣自承事大国以来十有餘年心服陛下信
義久矣尋常言行無不相符况於綵綸之命如四時者乎臣不敢以此
爲慮也抑臣閔迫私情為陛下布之東方風俗迫隘禮節細苛見其君
上動心稍異常度者則駭目相視以為恠事若不因俗以治終無以

立國自丁卯以後朝臣間果多異同之論而務為鎮定之不敢遽為呵責者蓋慮此也至於今日滿城百官士庶目覩事勢危迫故僉之議同然一辭而獨於出城一欵皆以為自麗朝以來所未有之事以死自决必不欲其出若大國督之不已則他日所得不過積屍空城而已今者城中之人皆知朝夕且死而所言尚如此況其他者乎自古亡國之禍不專在於敵兵雖使蒙陛下恩德復得立国而以今日人情觀之則必不肯戴以為君此臣之所為大懼也陛下之所以許令歸命者蓋得以保全宗社而因一事亦不為國人所容終至滅亡則必非陛下憐恤之本心也且陛下以雷霆之師深入千里之境未及兩月正其国而撫其民此天下之奇功而前代之所未有也豈必待臣出城然後方可謂之克此城乎無損於陛下之威武而有關於小国之存亡者在此一着況大國於此城非不攻也非不克也且攻城所以討有罪也今既臣服

何用城為伏惟陛下睿智出天明照萬物其於小邦之真情實狀必有洞燭無餘矣亦知諸臣事小邦例有臺諫諸官職主諍論向日所為誠為譖妄使小邦生灵塗炭至此者無非此輩之罪故上年秋間已摘其浮論誤事者並加斥黜矣今承皇命曷敢違越但念此輩本情不過識見偏暗不知天命所在意欲膠守故常而然也今陛下方以君臣大義風動一世則若此輩似宜在乾恕中矣伏惟陛下大度如天既赦國君之罪則此等蟣虱小臣直付之小邦致刑之中益見寬大之德故並陳愚見以俟陛下裁処臣既蒙陛下霽威布信不覺誠心親附畢其所懷縷縷至此煩瀆之罪誠無所逃謹昧死以聞　上使崔鳴吉李植俱製雖用鳴吉之文諂屈請降之意少無異同而植只以其文不用故自以為高人皆不服 同上

吏參鄭蘊上䟽略曰今若稱臣則君臣之分定矣將惟其命是從彼若

命之出降則　殿下其將出降乎命之北去則　殿下其將北去乎易
衣行酒則　殿下其將易衣行酒乎到此地頭　殿下其何以處之乎
鳴吉之意以為一稱臣則城圍可解也君父可全也設或如是猶為婦
寺小人之忠也況萬〻無此理乎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安有長存而不
亡者乎與其屈膝而生曷若守正而死社稷乎況父子君臣背城一戰
則不無完城之理也我國之於中朝非如麗季之金元天無二日而鳴
吉欲二其日民無二王而鳴吉欲二其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身
疲力弱不能以手板擊之云〻 同上
二十二日備局以洪翼漢為斥和之首東宮下教曰吾既有子又有諸
孫吾何愛一身不為存宗社計也明日正欲出城可令整備夫馬且以此
意言于備局〻〻議世子不可出城宜送斥和人鄭蘊上劄曰臣雖非
首請斬使焚書之人而終始主戰則臣宗有之亟命廟堂以臣應虜人

之求 同上

二十三日水原竹山等邑將官及訓鍊哨官數百餘人帶釼詣闕請出給斥和人先詣体府体相頗有惧色不問曲直只言當盡從爾等之請速爲退去時申景禋洪振道往來於具宏申景禛陣中有所密議而景禛方爲訓鍊大將水原府使具仁垕方在具宏陣中竹山府使即具仁基而其邑東伍亦屬於宏皆言此亂非軍卒之意云洪瑞鳳等持國書往虜陣書曰朝鮮國王臣姓諱謹上書于大清國寬温仁聖陛下臣罄竭衷悃冒進一書誠意淺薄未蒙頷可慙惶悸恐若無所容仍念君臣之名非可以苟立宗社之計不容於但已雖蒙嚴譴有不可避伏惟陛下垂察焉小邦以海外弱國與中土絶遠惟强且大者是臣是服麗朝之於遼金元是也今陛下受天眷遇丕開洪運而小邦壤地相接服事已久固宜首先歛順爲諸國倡而所以遲回至今者世事明朝名分素

之其不欲遷變臣節亦出於情礼之當然而惟是昏謬無狀事多妄作自上年春後大國所以待小邦者情意靡替而小邦之所以獲過大國者種々非一大兵之加寔所自取君臣上下臨々度日只待死亡不啻聖德如天俯思矜閔思所以保全宗社本月十七日皇旨有曰若爾國盡入版圖朕豈有不生養安全字之若赤子者乎二十日皇旨有曰朕開宏圖許以自新恩言一布萬物皆春真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東方之人子々孫々皆將誦陛下之功德况於臣之躬被再造之賜者乎今之所以稱臣奉表願爲藩邦世事大朝者亦出於人情天理之所不容已此臣所謂君臣之名非可以苟立者也臣既委躬陛下則其於陛下之命固當奔走奉承之不暇而至於未敢出城之由則臣之情勢誠有如前所陳只此一款臣有死而已傳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陛下即臣之天也豈有不曲恩採量者乎且陛下既以貸罪許臣々既以臣礼事陛

下則出城與否特其小節耳寧有許其大而不許其小者乎故臣之所望欲待天兵退舍之日親拜恩勑於城中而設壇望拜以送乘輿即差大臣充謝恩使以表小邦誠心感悦之情自玆以往事大之禮悉昭帝式永世不絶臣方以誠信事陛下〻〻亦以禮義待小邦君臣之間各盡其道貽福於生靈見稱於後世則今日小邦之被兵實爲子孫無疆之休慶矣斥和諸臣事前書亦已略陳大抵此輩敢爲謬妄之言壞誤兩國大計此非陛下之所惡實小邦君臣之所共憤也鈇鉞之誅有何一分顧籍但上年春初首唱臺諫洪翼漢當大兵到境時斥拜平壤庶尹令渠自當兵鋒若不爲兵前俘獲則必在本土班師之路不難縛致其他被斥在外者道路不通未易尋其去處此則理勢然也以陛下大度仁恕想能包容而濶略之必欲窮究請於師還之日查得其人以待處分謹昧死以聞虜答曰龍馬二將在外未還明日更來云 同上

金尚憲自裂書之後却食不入口者六日命在須刻聞有斥和臣送虜之擧始起飲食曰我若不食先死則人必謂欲避虜陣之行矣乃詣闕待命前大諫尹煌亦詣闕請命其子正言文擧上疏請代父往虜陣上答曰予無此意千萬勿惧尹集吳達濟亦上疏自首不答盖以將有查定斥和臣之擧也 同上

夜三更賊自西城李時白所守処潛設雲梯踰入之際去城纔一尺許守禦使軍官先覺之急取棱杖進前再擊而忙甚不得中乃以其杖直衝賊背墮之城外仍蹴眠者使起先以乱石投下次用碎磨鉄緖之以砲矢賊三進三退黑夜初不知所殺多寡翌朝見之則氷雪之上血流盡赤可知被殺者多矣 胡法以戰死軍收屍者為功故死屍則絶無矣 守禦使李時白初以軍卒皆無被甲者死生當與共之終不被甲冑至是 上屢送內官勸着甲冑終不承命身被両矢盖時白所領者㞐処甘苦一與之同竟得其

力獲雲梯防牌弓矢等物方酣戰之時賊又自南隅舍外及東門外稍北迫城皆敗而退及其危迫數三人鑿穴以為藏身畨生之地後人稱之曰尹穴鄭穴崔穴云（同上）

午時賊自西門呼曰昨日之使令何不來皇帝甚促故程令可決矣速來聽言洪瑞鳳崔鳴吉進去虜答曰兩事皆不欲為則不可白於皇帝當與諸王子議之賊自曉凡五次迫城而三處皆敗兩處自退人心頗慰而儲穀將盡勢無奈何厥後聞被擄人申景瑗之言則退詐數三日間清主召諸將令曰城久不下罪不可赦可於明日屠之然国王則必生擒可也諸將聽命而退俄有數十輩進前請曰此城之險宲天所設若欲攻滅必致死傷之多不如堅守松城待其自潰之愈也清主仰視山城良久曰罪不可不誅宜亟如命众遂退去云（乱雜日記）

二十五日賊又向西門呼我使李德泂（相臣有病代）李聖求崔鳴吉出陣則

賊還送昨日所傳國書而言之曰皇帝以爾国不為受命怒欲殲滅而急於還故專以此委之十王子及龍馬兩将明欲議行〻〻後雖欲和不可得也 同上

賊大砲連中城堞一隅幾盡破壞女墻則已無所蔽乃以管餉空石四五百宗之以土積以成城灌水為水大砲雖觸别無所害申景禛可謂有将帥風丸之落於城中者無遠無近無時不落人皆不敢出頭 同上

、忠清監司鄭世規兵到本城南三十里全軍覆沒僅以身免江原監司趙廷虎兵到城東二十里山頂合戦而一日闘敗忠清兵使李義培慶尚左兵使許完右兵使閔栐合兵到城東南三十里兵敗皆死全羅兵使金俊龍兵到城南四十里地保險相戦終不能支乗夜潰走全羅監司李時昉慶尚監司沈演等兵繼至聞四将敗亡皆望風自潰副元帥申景瑗自寧邊赴援兵敗被擒都元帥金自點自黄海道赴援且戦且進

兵多散亡只領親兵數百到城東七十里楊根峽中依險自保咸鏡監司閔脭徽南兵使徐佑申北兵使李沆千里赴援人疲馬困皆入楊根峽中為彼大兵把截蓄縮不敢前平安監司洪命耉兵使柳琳從間路赴援到江原道金化縣為彼兵所攻命耉敗死陣上柳琳収餘兵力戰勢不敵而走遲川集

清兵過城下清主自乘大纛馳覘望城上無一兵旗無一人歎曰大軍臨城安靜如此守城之將必有智略不可攻積草城外因風縱火從烟外引去蓋懼其追躡也公勒兵五千餘人與巡察使洪公命耉相會次于金化候吏言賊陣于十里外公欲入據縣北山城洪公不可又曰賊衆我寡必合兩軍庶可當也洪公又不可先陣于縣南塔谷公曰地勢庳下不若移高洪公又不可公陣于其左栢田之阜三面陡絶一面連山亦中斷如蜂腰依林木布兵設柵為固翌日質明賊先犯右陣之前進

退者數三俄而數千騎自後山馳下而壓之疾若風雨衝截兩陣之間使不得相救一瞥之間右陣已潰洪公死之賊乘勝向公陣右陣敗卒與賊相蹂躪而入前營將具賢俊死之陣中驚擾難次公立馬高叫大呼曰我在此無動將士始迴立致死力地形既我俯彼仰而栢林且密虜騎不得突矢亦多著樹不及人我兵馬之從其隙發砲一丸輒貫數三人賊少退公復娖隊整陣令軍中曰矢丸無多不可浪費賊到陣前數十步之近我當颭旗汝等觀我旗各發違者必斬令既下賊分兵迭進輒盡斃之積屍各栅日晡時賊傾陣而進有白馬將馳上下指揮公擇十卒使潛踰栅外並發砲殺之果貴將也然終日苦戰士卒疲極或有從後亡去者公令樂為凱捷聲以激厲之士氣復振昏後賊始退偵者告虜陣中哭聲沸天而援軍繼來不知其際公曰今日之戰幸而得勝而矢丸已盡不可復戰不若乘勝勢移陣間越南漢會收軍中破銃

蔵藥繫繩參差其長短而蘩其端散挂栢林而去砲聲續發竟夜賊不
敢逼既明大风而来陣已空矣駭愕不敢追公全軍趍狼川復整兕械向
南漢聞和事成詣京城外待朝命々以本任還營全化人為公立碑于
陣墟之前以旌戦功 柳琳全碑
申景禛具宏陣下将官又来闕下請出給斥和臣至入政院喧呼不止
承旨李行遠挺身出言曰雖當危急之日大内不遠之地何敢乃爾軍
人等張目盛怒而前曰李承旨似是才略之人吾等若陪往虜陣則可
以成功速出々々同官使之劝避然後乃止軍人自此将有作乱之状
人心洶惧人言同是一城守堞之卒只是申具管下諸陣云又郎教諭
摠戎将官亦来請而摠戎副使元斗杓実不知西城李時白之管下則
無一人来者 丙子録
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出虜營言世子卒斥和人欲出城之意答曰國

王出城然後可也仍以江都所獲内官及宗室珍原君出示又以大君
手書及宰臣尹昉韓興一及懷恩君等狀啓授之曰吾已取江都甬見
此為信又曰淑儀嬪宮及大君夫人則令本邑人陪行吾兵在後使不
至驚動明〻當到此而士夫家屬亦不被害京城宮闕皆不燒火府庫
則並封標守之待国王出城然後奉入于闕只欲以世子及大君北去
而君輩疑惑不出何故也仍指天而誓曰須以我言為信勿為猶豫城
中始諳江都失守或疑其詐為書賫之　上曰此大君手字書則不誣
矣士夫中家屬之在江都者十居八九聞者始驚駭莫不掩泣氣象之慘
不可言矣乱雜日記
江都負海為險雖以百萬之賊必不能飛渡群情自固晏然朝夕金慶
徵日與親属從容杯酒酣戲度日三月重圍晝夜暴露而一度狀啓終
不通問每揚言曰父〻為都體察兒為都檢察為國辦大事非吾家父子

而誰進士沈熙世尹宣擧亦呈書責之曰薪膽即事杯酒非時云而終
不採用甲串以下燕尾以北曾無一人持杖者矣分司以三南散亡軍
卒督發事令李敏求從海道出巡慶徵又不許送金尚容謂慶徵曰汝
之年歲今幾何安敢乃爾汝父奉　主上在圍城中朝夕危急縱不念
主辱獨不念老父乎三南督兵在所急〻而汝何敢私自容護慶徵退
而發愠投印于地曰此事吾所不知敏求遂不自安乃提大舡盡載家
屬將欲自帶而行金相聞之曰安有率妻子副察使乎若此輩不若不
徃之為愈也敏求果不去賊中走回之人來言曰賊屯聚三江撤屋材
或造者皮舡或造童車其意盖在於江都也慶徵擊掌大笑曰江水尚
堅豈能陸地行舡乎正月二十一日通津假守金逌急告于慶徵曰賊
或以橐駞載舡或以童車載舡已下於甲串津頭夜水將渡矣慶徵始
有惧色使李一相朴宗阜分付把守之策分給大藥鉄丸等物而量錢

計數介〻置簿人言体府軍兇積如丘山今日若不用更待何時慶徵曰此皆父親所辨吾何任意用乎人皆怪且痛爲使韓興一鄭百亨平城中避乱人分付守城堞毁堞頹壁四面無完邊捨長江天塹之險以空拳還守城堞其能禦乎賊兵屯聚越邊以紅夷大砲乱放如雷拼震天地慶徵敏求惶恸莫措避坐倉舍之底一軍擾亂以者交船數隻載數十餘人泛〻中流慶徵來言于政丞前曰城中事虛踈吾還入府城爲守城之地佐郎任善伯奋欲一戰而事無可爲自投水中極之而活來言于大君前曰長江長設天之險舍欲何之國之存亡在此一擧固當死守大将還入則衆心沮喪軍兵潰散檢察使決不可還入大君顧謂慶徵曰令公不可入慶徵退坐倉壁之底善伯又告于大君曰賊舡輕疾如飛我之戰舡則難運於退潮之時不可專恃舟師莫如布陣鎮海樓下大張砲矢期於血戰且守城有同兒戲駈出城中軍士皆用體

府軍兕専力於津頭似為宜當大君曰我當走馬入城軍丁軍兕躬自
領来此意便急告大將善伯告于慶徵〻〻但唯〻而已俄而賊舡忽
然前進一手持楯一手搖櫓留守張紳以舟師大將領舟師自廣城棄
曉潮上来未及甲串一馬場潮退甚急戰舡不能運張紳叩肖而已忠
清水使姜晋昕自燕尾亭来與賊力戰賊舡被陷者數隻晋昕舡亦被
大砲者數十穴軍兵死者數十人晋昕身被賊矢而所奪賊矢及他戰
具之物亦多張紳見賊勢甚急無意前進晋昕呼於舡上曰汝受國厚
恩何忍如此吾將斬汝紳終不動順流而下井浦萬户鄭埏為先鋒陷
賊舡一隻將為進戰之際張紳擊錚退軍鄭埏仍為還退賊初疑其設
伏不為發舡及賊舡一隻衝過戰舡之間先為泊岸下陸者七人而無
箭可射只手一釼無馬步行繞岸而北上岸周望知無備結其陣於高
處以白旗招越邊之賊然後賊舡蔽海而渡本道中軍黃善身力戰死

之慶徵敏求棄馬先走與張紳同乘戰舡時慶徵張紳之老母俱在城
中而皆自乘舡而走兩家老母皆死城中嬪宮大拜痛哭步出闕門外
欲爲出城而城門已閉自知終不得脫招内官金仁徐厚行泣且言曰
吾與大君當死於此不忍見元孫之同死也汝抱而出幸而渡江則藏
匿於某処死生之際汝其善処之金仁等即抱元孫走出大呼曰吾奉
元孫欲出若不開門當斬守門者閔光勲受命開出乘舡浮海到喬桐
仍向唐津前右相金尚容脫所着付諸下人曰汝若全生以此衣傳諸
児輩以爲他日虛葬之具仍往南門踞火藥櫃他人之在傍者皆命麾
去金益兼權順長終不去曰大監獨爲好事耶金相放火自焚益兼順
長並死之尹昉以宗廟提調在於廟主奉安之処及賊至昉呼曰汝殺
我賊不應投廟主於汚溝中昉収拾廟主裹以空石載諸卜馬曰渡海
時當投死賊迫賁下陸慮其廟主之見棄於賊分載奴僕衣袴使婢子

乘其上八城之時謂曰已暮直至其家置之堂中翌朝懷恩君馳往昉
家欲奉還肅寧殿神主則昉指當隅藁莭曰君可自擇亡事之後三司
俱發論以按律 上以為失宗後正言李檜還自瀋陽極陳廟社污蔑
宗狀 上始知非誣付処放還而終前都正沈說之侄東龜艤舡於江
口請避之說曰國破家亡生復何為遂正其朝服北向而拜書遺疏曰
宗社亡矣無可往矣臣與妻家同日自决以報國恩付外孫朴長遠遂
夫妻相對而縊賊逼出嬪宮及兩大君遂縱兵大掠金慶徵夫人死之
李敏求妻為賊所留二子元揆重揆被殺李垌尹新之在防禦之処其
父在於城中而皆自乘舡以避乱之後俱被重劾 江都録乱难日記令録
二十七日 上曰宗社已陷矛無可為者乃决出城之意使李弘胄崔
鳴吉金藎國持国書往虜陣其書曰朝鮮國王臣姓諱上書于大清國
寛温仁聖陛下臣於本月二十日欽奉聖旨節該令爾困守山城見朕

手詔切責方知悔罪朕開宏畜許以自新命爾出城面朕一則見爾誠心悅服一則樹恩於爾復以主國旋師後示仁信於天下耳朕方承天眷撫定四方正欲舍爾前愆以爲南朝標榜若以詭計取爾天下之大能盡譎詐取之乎是自絶來歸之路矣臣自承聖旨仰感天地容覆之大德歸附之心益切于中而循省臣身罪積丘山非不知陛下恩信明著綵綸之降皇天是臨而猶懷惶怖累日俳佪坐積逋慢之誅今聞陛下旋駕有日若不早自趍詣仰覲龍光則微誠莫伸追悔何及苐惟臣方將以三百年宗社數千里生靈仰托於陛下情理誠爲可矜若或事有參差不如引劒自裁之爲愈伏願聖慈俯鑒血忱明降詔旨以開臣安心歸命之路謹昧死以聞丙子録

金尚憲自縊將死李敬輿力救使不得自決翌日又有欲送胡陣之議故竟不死鄭蘊自分必死同鄉人曾有請銘者即日搆製使其孼子傳

給其人又製詩數首及衣帶中贊其詩曰生世何巇險三旬月暈中一身無足惜千乘奈玄竄外絕覲王士朝多責國光老臣何所事腰下佩霜鋒又曰砲聲四發如雷震衝破孤城士氣洶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茅屋號從容又贊曰主辱已極臣死何遲舍魚取熊此政其時陪輦出降臣實恥之一釼得仁視死如歸即以佩刀刺腹中流血滿衣衾尚不死人有往見之則笑謂曰讀古書不解其意今日我之不死雖謂之詐死可矣古語曰伏釼而死伏則犯五臟卧則五臟不犯今而後始知伏釼之義 同上

二十八日金鎏請以金尚憲鄭蘊尹煌尹文擧吳達濟尹集金壽益金益熙鄭雷卿李行遇洪瑑等十一人出送虜陣盖虜以只許斥和臣洪翼漢之外更無所送不許講和勢將加送而金鎏難於取捨洪瑞鳳言於金鎏曰吾等所請十一人太多更為請對送畧干人為當金鎏答曰

令聞大監之言必知某也當送某也不當送若指示可送之人則當從
台言大諫朴璜往見金瑬曰今日雖送數人可以塞責不須多至於十
餘人吳達濟尹集當初上疏力主斥和此非私罪令送兩人亦甚不忍
與其終不得免豈若必送兩人乎金瑬曰當初廟堂若的指可送之人
如今言則吾何至多請令以今言當只送此兩人朴黃曰若使吳尹子
弟之情言之終必怨我以朝廷之事言之不若少送之為愈也終乃只
送吳尹者從朴潢之言也尹文擧初不干於斥和之議而以其為父代
往為請故亦置出送之中人尤以為冤仍朴言得免同上

、山城居徐欣南者持諭旨出去諸道入来言過虜陣佯若發病之人不
得入城者黙脫裾弊衣匍匐而行則有一冠珠晃者被黃衣張黃幕坐
鉄片上以炭煖其下此必是汗也憐其行乞賜以食不用手以口就食
故洩矢於坐賊皆不起俄而膝行而前稍遠賊所起而疾走踰堞入城

汗疑其刺客翌日移陣於三田浦欣男素以無賴或爲巫覡或以吹鉄
爲業今乃如此人不可蔑視也同上
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出虜陣講定出城節目則賊曰此事從古自有
規例而第一等節目蓋指啣璧輿櫬也悉不用之從第二等節目行之爲可只
使卒從臣與輿全合五百人去其威仪及軍卒云鳴吉等曰國王常着
衮龍衣當以此見耶荅曰不可衣君亦既着藍色服可也曰出自南門
如何荅曰有罪者不可出正門自西門出可也行礼後即當復于京闕
爾無不信　上與世子既着青衣達夜縫進其夜龍馬持汗書来傳其
書曰寬温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来奏具述二十日之詔旨且慮詐
宗社生灵明降詔旨開安心歸命之請者疑朕食言耶然朕素推誠不
特前言必踐併與以後日之維新令盡釋前罪詳定規例以爲君臣世
守之信義也爾若悔過自新不忘恩德委身歸命以爲子孫長久之計

則將明朝所與之誥命冊印獻納請罪絕其交往去其年号一應移文
奉我正朔爾以長子及再一子為質諸大臣有子者以子無子者以弟
為質萬一爾有不虞則朕立質子嗣位朕若征明朝降詔遣使調爾步
騎舟師或數萬或刻期會地不得有誤朕今回兵攻取椵島爾可發舡
五十隻水兵槍砲弓箭俱宜自備大兵將回宜獻犒軍之禮其聖節正
朝冬至中宮千秋世子千秋及有慶弔等事俱須獻禮命大臣及內官
奉表以來其所進表箋程式及朕降詔勅及有事遣使傳諭爾與使臣
相見或爾陪臣謁見及迎送饋使之礼毋違明朝旧例軍中俘係自過
鴨綠江後若有逃回者執送本主若欲贖還聽從本主之便蓋我兵以
死戰俘獲之人爾後毋得以不忍縛送為辭也與內外諸臣締結婚媾
以固和好新旧城垣不許繕築爾国所有兀良哈人俱當刷還日本貿
易聽如旧但當導其使者赴朝朕亦將遣使至彼也其東邊兀良哈避

居於彼者不得復與貿易若見之便當執送爾以既死之身朕復生之全爾垂亡之宗社完爾已失之妻孥爾當念國家之再造異日子子孫孫毋違信義邦家永奠矣朕因爾國狡詐反覆故茲詔示上同

是日吳達濟尹集將出虜陣氣色略無異於平昔差强人意 上引見痛泣賜酒與別曰汝等父母妻子予當終身顧恤此則勿以為念云吳尹亦涕泣拜謝而出數年給米之後更無恩典上同

二十九日國書曰朝鮮國王臣姓諱上書于寬温仁聖陛下小邦曾有一種浮議頗能壞誤國事上年秋後臣摘其尤甚者若干人並為黜斥而首唱金諫一人當天兵到境時差平壤庶尹督令即日進前或為兵前所獲或從間赴任俱不得知之令在城中者雖或有雷同和附之罪比前斥黜者則輕重相懸然伏見前詔旨實出恩愛小邦之至意臣若終始持難則恐陛下未詧本國事情疑臣有所容隱臣之誠心向順之

意將無以自白故查得二人送詣軍門以俟處分謹昧死以聞同上

崔鳴吉與李英達領吳尹去到陽坡謂二人曰君等若從吾言則可以得生吳尹曰何謂也鳴吉曰君等多引向時斥和之臣則彼不能盡誅君等可以得生吳尹曰不可豈以吾二人之畜生盡陷他人於不測之地乎及到虜陣鳴吉各解其帶反縛兩人親自獻之虜問於庭下吳尹不屈鳴吉還來嗟嘆曰吳尹若一如我所指終必無害故出去之時多般教誘而及至汗前所答相反必是畏㥘而然云丙子錄亂雜日記合錄

白沙之庶子李箕男爲體府幕下自言吾以体府稟命事在御前時崔判書方押率二臣同往虜中 上曰予於食後當引見二臣而送之崔判書曰虜甚催促如欲引見而送之則臣當先往以聽其言 上曰諾崔判書遂於朝前即往虜營二臣則果引見只使軍官押送所謂俱往陽坡者豈非誣乎尤菴問於箕男遂刪去陽坡一段於三學士

傳黃岡問答

三十日〻色陰慘　上與世子服藍色戎服乘馬出西門城中皆大辨痛哭辨震天地汗曾陣於三田浦設壇於浦南爲九層堦張黃幕立黃傘覆以黃錦遮日壇上鋪龍文席雲錦繡蛟龍褥〻上安黃金床汗坐於床上方自彈矢使諸將耦射而觀之　上到松城内與馬將班荊而坐語少頃即上馬出松城門步行百許步率三公六卿入拜於平地泥土上群臣請鋪席虜荅曰皇帝前不可自尊　上行三拜九叩頭之禮仍引入升階西向坐於諸王子之右與蒙王相對行酒動軍楽臨罷贈上以貂裘兩領次給大臣六卿承旨各一襲　上服其一襲行謝於庭大臣以下亦以次庭謝仍使江華来淑仪嬪宮兩大君及大君夫人見於　上又出崔鳴吉家屬與之鳴吉頓首而謝乃令　上還宮一如前日之約遂三拜而出東宮嬪宮鳳林大君與夫人則將入瀋陽故因留

陣中 上夜深後始入城東門室屋嵌然間無人語惟聞犬吠三兩聲自遠而至路中死尸相連至有不得不履處 上由通化門入宮宰臣及吏卒人馬皆於闕內寓宿 丙子錄乱雜日記合錄

高明言青城則當死南漢則不必死青城南漢事勢雖似微不同然南漢出城之日即青城拜賊之時也如不忍 上之拜賊而死則青城南漢何擇焉且在青城則諸臣有死而已在南漢則宜有當諫之道當聖上之出城也牽裾叩馬爭之以死社稷之義幸而從之亂一城為忠義之鬼不從則猶死無愧以此謂非正理是以北地王謂非忠義矣嘗以為鄭大夫雖不幸不死而即今苟一人吾必以此老當之我東稍知名節自好而滿城諸臣無一人致死者豈天之將衰我東秉彝先墜而然耶抑又思之當時渠先決死然後方可以勸上死好生惡死恒人之大情也舍生取義豈易見耶以此自解而不得不為公惜之也今承下

亦始畧盛意然則金鄭兩爺之事爲不中其不死非不幸豈有是理哉無乃當局而迷耶(同春與尤齋書)

宋相方在南漢圍城中常以短刀縧繩隨身而語人曰上若出城則吾又當以此自决云云人皆目之以恠酸花盖言其言論之太酸也逮當出城之日不能辦死又以爲不必死故同春貽書責之云(宋堤川所傳)

春翁書聞而未見今幸得而讀之不覺爽然自失益覺淺陋之見未曾及此惟以先曾祖與鄭桐溪力爭和議不從下城爲無歉於自伸自靖之義矣今以此書所論推之則當日之義似不止此而必捐得一死然後爲正此又是極等之論豈朱夫子所謂文王固高於武王而太伯又高於文王者耶天下義理真是無窮誠非淺心粗識所得以論斷也(農岩集)

○公當國二十餘年是非叢集余嘗誦金文正之論曰遇亂啚存或稱達權此豈非稱停之公言耶銘曰敵強事去勢無奈何君父之急曷顧其

他效死之義非公不知達權畜存先正稱之云云 左庵所撰昇平碑文

玄石問曰淂見左相所製昇平碑銘耶余曰我則未見而向聞文谷之言其碑中下城一款亦不以爲非云左相平生以大義自任令以下城一欵爲是至於谿谷碑銘北碑一欵亦不以爲非云且目遲川嘗以爲秦檜向日南雲路李彛仲諸人爲崔汝和再次書救便許以宗社之計亦不以爲非云此丈大義將故虛套云矣玄石曰果如文谷之言矣聞金曾淂要李喜朝紹介三次往來製此碑銘豈有如許事耶 明村雜錄

文谷所傳之言是矣蓋達權畜存之語以爲淸陰先生之言未知淸陰此言發於何處耶若然則雖用於完城可也 明齋答羅良佐書

○沈誼賣國之罪極天罔赦　孝廟初沈司諫上疏申究則　孝廟大怒曰國家若有紀律則下城之初即梟示於城頭可矣今者　先王晏駕之初謂余不知當日事有此申白之意事極痛駭亟命追奪誼爵命

竄沈司諫矣　顯廟朝沈攸氏亦為申疏重被叩譏沈叅議三凡見迭

為守令厚賂帳川積年經營而得其諾帳川假借淸陰之言伸白還贈

孝廟所褒奪之爵此豈人臣事君以正之道也負　孝廟無大於此矣淸陰

山城日記少時得見則只曰譁也迂闊只以雖夷狄不可欺為意雖曰

我是假大臣必非賣國而然也非謂本無此語云也今者帳川籍淸陰

此言而反曰本無假大臣語云此則誣淸陰亦大矣　明村雜錄

二月二日汗發行　上出東郊送之汗由箭串馬場仍向揚州踰盖潭

崩仍往西路餘兵排日撤去至十三日乃止可知其兵盛　丙子錄

我國人之被擄者不敢出城或潛啼暗泣垂淚向人或擧頭合掌出伏

道在如有所訴賊若見之必以鉄鞭揺之或有凝粧塗粉揚揚馳馬者

此則乃関西官妓云或有偃卧於賊兵之中横吸烟竹畧無戚戚之容者

不知此何人心士大夫妻妾及處子不忍露面見人或以衣蒙頭在在

皆賦賊當初皆卒其老弱妻子而来可謂無我國矣上同

三日龍馬兩胡卒鄭譯来闕下金瑬妾女被虜曾達於　上請於龍胡

上從之龍胡不荅金瑬言於龍胡曰若為贖還當給千金云被擄人價

之重寔由於瑬龍胡出去時金瑬下庭攄抱鄭命壽屬耳言曰令與判

事〻同一家判事所請吾豈不從吾之所請判事亦何忍拒之女子贖還

事判事須十分宣力命壽不荅金瑬抱持移時命壽苦之拂衣而去盖

胡俗以相抱為親故也上同

世子夕到闕下從胡五六人陪行八来未久促行甚急命壽以下跨馬

出入闕中如道路然命壽又促世子暫来即還臣子之痛尤如何上同

具宏自還都以来揚臂大言曰尹煌常言虜若入来卒吾八子亦可擊

却云八子而安在主倡斥和使至此極若不斬尹煌何以為國乎大少

武人仍此生氣視文士如奴隷盖自謂守城之功出於武将之手令日

下城叱若中興然驕橫若是(上同)

六日 上往西江城山九王子所在處世子亦在其近處 上先詣世子幕次然後往見九王子乃汗之弟九弟也九王中路來迎之 上馬上相揖並轡而行到其幕分左右相對而坐侍臣列立於後九王寒暄後設饌行酒動以軍樂九王以其食餘賜其將官 上亦依九王所為分給左右而侍臣之前設饌飢渴之餘人皆甘食不食者只三人東陽尉申翊聖翰林李之恒等而已 上還宮時世子落後泣辭(上同)

八日十王子還 上幸梁徹坪送之世子嬪宮及大君夫人皆北行百官号痛 上亦泣下此日景色誠古今之所罕有也(上同)

賊平明行軍我國人數百先行而一二胡跟去終日不止後日瀋陽人市六十萬而被擄於蒙古者不在此數其多可知也(上同)

義州譯官韓甫龍者陷於胡以胡譯來曰我雖陷胡豈無為本國之心

乎人有問曰今番兵馬幾許甫龍曰軍号二十萬而其實十四萬也曰
賊兵之死於我國者幾許甫龍曰不過數萬人曰賊將有死者乎甫龍
曰汗之妹夫耽秩如我國防禦使者死於光郊山之戰矣曰其時瀋陽
無兵乎甫龍曰彼豈空國而來亦有六七萬矣 同上
懷恩君德仁陪　肅寧殿神主於江華彼驅迫偕嬪宮至甲坡而還與
清兵同処凡六日述清陣中事曰其桀驁衝突之狀天亦可崩又曰清
兵自号二十萬詳問于丁卯被擄諸人則實七萬蒙兵三萬孔耿兵二
萬合十二萬矣又曰清主於去年称帝時使人通示本國〻〻不能善
遇而猶遣答使故以氷合後出去之言恐之即治兵馬卜十一月二十
七日為西犯之計曰鮮必使人來乞當報還而發過是日我使不到又
卜二十九日曰姑待數日可也又過是日曰鮮罪不可不先正遂定東
搶之計分三運出來去矣 亂雜日記

懷恩君之女曾爲清兵所獲曰聞是王凡之女宜納諸皇帝即定侍婢護行及獻皇帝以爲六皇后後庚辰年賜其功臣皮睥博施多立后以賜功臣者蓋其國古例也同上

賊兵回還時留孔有德耿仲明兩賊造舟龍山乘舟而下與我國合勢以犯椵島有德仲明初以唐將習於舟師曾叛據山東爲天朝所擊浮海投賊者即所謂孔耿也我國以林琳爲首將林慶業爲副將隨孔耿同犯椵島椵島在海中非但泊舟甚難周設火砲賊累日不敢犯問策於我國兩將辭以不知賊或威或誘慶業曰島之一面阻山山下海水相通島人不設備於此若乘夜舉舡踰山潛渡以入則可以陷之賊大善其計一如林言終以此謀陷島慶業佯托還留多殺賊兵而陷島之計專出此人及其入島我國之軍殺略漢人有甚於虜賊島人僅以五六舡浮海逃生都督沈世魁死之丙子録

清人議攻椵島請淂公為将到鉄山謂清将曰我雖病當以導在先戰若勝則子女玉帛我當專之清将難之曰公病難涉海林慶業亦可代公将公宜留此治病以此不與戰事皇朝諜知之褒授公以捴兵帖因海舶未宣 林琳全碑

、丙元帥沈器遠金自點命絶島安置張紳金慶徵賜死姜晋昕正刑忠清水營軍卒詣闕号哭上書備局累伸晋昕之至冤竟不免於死初晋昕與慶徵同在禁府聞賜死命下慶徵号哭晋昕笑謂曰雖哭可免乎以其室釼給斬頭人曰此是利釼以此速斬我而汝持去䑼上力戰無如晋昕而終至於死臨死從容又如此此誠壮士之有所守者人皆惜之水營軍卒無少長皆追思垂泣如悲親戚云 丙子録

、張紳臨結不服可於本罪加一等而使之自盡自古安有自盡之軍律乎其案與不殺何異 俞杞平全碑

初成均館大聖以下至十哲位版奉入山城東西廡位版則並奉塵殿
後而家兵偶不掘出故得免汚辱 丙子錄
宗廟提調及禮官奉審于時敏堂則 仁順王后神主見失而 文定
王后神主則傷破又四位暫傷故請改二位傳曰六位皆新造後殿日
上親為奉審曰觸傷油染之位仍為奉安殊極未安並為改造凡二十
九位 乱離日記

呂叅判甬徵鄭監司百昌友婿也兩夫人同避乱江都節死草葬事定
閑斂而顏色已変不知誰為某夫人終難為日後合葬之禮故兩喪俱
葬於楊根兩家子孫輪回祭之 晦隱集

李叅判敏求之妻尹暉女也在江都為胡所虜而去携其孫兒及婢以
從路由京中逢敏求兄聖求於路上了無愧恧之容聞者恧之李起等
護東宮之行到鴨江目見李妻隨賊入瀋之狀而其家言其死於慈山

其婚申昇護其喪返葬於原州聞者疑之 荷潭録

李敏求妻及兩婦之事人皆唾罵言之醜也敏求以其妻死於嘉山謂之節死作誌銘盛称其美求寫於東陽尉申翊聖人皆笑之妻妾之贖還者士大夫無不依旧同居新豊府院君張維獨以為失節之人不可為配以奉先祀厥婦贖還之後陳疏請令子改娶領議政崔鳴吉回啓之辭曰如此則怨女必多不可不慮乃為防啓及張維死後厥夫人更為上書 上命只許此人勿以為例 丙子録

○洪翼漢時為平壤庶尹賊之回軍時我國定差使員甑山縣令遣大中押送虜營大中東團困辱使不得飲食翼漢哀乞解縛而不聽到通遠堡胡人等問遠來之由出倉厚饋此雖犬羊猶勝於我國之大中也二月二十五日到瀋陽汗令礼部設宴享于館所似無相害之意三月踏青日有詩曰陽坡細草拆新胎孤鳥樊籠意轉哀荊谷踏青心外事

錦城浮白夢中來風翻夜石陰山動雪入春漸月窟開飢渴僅能料縷
命百年今日淚沾腮初七日招問時抗言不屈以文字書示曰朝鮮國
累臣洪翼漢斥和事意歷歷可陳而但語言不相慣曉敢以文字控白
夫四海之内皆可為兄弟而天下無兩父子矣朝鮮本以禮義相尚諫
臣惟以直截為風故上年春適授言責之任聞金國將渝盟稱帝心以
為若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門庭之内寧有
悖兄弟於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哉況金國之於朝鮮新有交隣之約
而先背之大明之於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則忘深結之大恩
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欲守禮義者是
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孝而上有君親俱不得已扶護
而安全之 王世子大君令皆為俘虜老母存沒亦不知良由一疏之
浪陳以致國家之禍敗揆諸忠孝之道掃地蔑蔑矣自究乃罪可殺同

敵雖萬被誅戮宗為甘心血一釁鼓䰟去飛天敀遊故國快哉〻〻此外更無所言惟願速死汗見此書大怒别囚其随行奴僕使不得相通厥後事情漠不聞知而或言初十日被害云丙子録 公之妻及丙子供死於賊鋒老母一女得全云

○虜撤敀時使其一将主二公吳達濟尹集在陣後北去主者服公等節義常加尊敬至楊花渡尹公寄其家柔書曰始聞伯氏舍生之報寧欲卽死而為國家强食而生吾行盖緣清國求去春斥和之人庙堂以洪翼漢為對而又求在城之人城中適無其人吾與吳達濟陳疏自當此乃身自為之少無尤人之事矣只以老親不得更拜仰天泣血而已中路謂吳公曰備嘗窘辱而死於虜地曷若死於我境耶吳公曰不可人生斯世固有一死〻〻得其所明我節義豈非樂事何必效匹夫之諒乎七巻所撰三學士傳

吳公裁家書至大同江宿村家潛以付家主老翁又書絶句於壁上虜人邀漢人來見謂無他語遂去其老翁以其書封呈于監營送于政院啓傳于家有一簡二首詩乃上母夫人者也又有簡與詩各二寄兄及妻者也其壁上詩則竟不傳其上母夫人詩曰風塵南北各浮萍誰謂相分有此行別日兩兒同拜母來時一子獨趍庭絶裾已負三迁教泣線空悲寸草情関塞道脩西景暮此生何路更寧孤臣義正心無怍聖主恩深死亦輕最是此生無恨慟北堂虛負倚門情其寄兄與妻曰南漢當時就死身楚囚猶作未亡臣西來幾洒思兄淚東望遥憐憶弟人䰟逐塞鴻悲隻影夢驚池草惜殘春想當彩服趍庭日忍作何辭慰老親琴瑟恩情重相逢未二碁令成萬里別虛負百年期地闊書難寄山長夢亦遲吾生未可卜須護腹中兒聞者莫不流涕上同

四月十五日到瀋陽虜置二公於其所謂禮部衙門一小屋鎖直甚嚴

十九日龍胡坐礼部招二合去傳汗語曰汝等雖曰斥和似非首倡不
須殺汝等平妻子来居此地荅曰此決不可從須速殺我龍胡反覆開
説且刼勒之終不屈龍胡起八二合出語所帶奴曰今日虜必殺我矣
奴驚泣曰何不姑從其言遽挑其怒自速大禍乎二合笑曰屈身之辱
反甚於死此非汝所知也 同上
尹合謂其奴曰虜問及吾家屬者無乃欲禍及百口耶吾已荅以亂後
不知死生虜若更以問汝等亦若吾所對也 同上
吳合謂尹合曰死者雖人情之所難而暫忍須刻則終故不知不足畏
也况所畏有甚於死者區區茍活豈不鄙哉吾等若從彼言平妻来居
則終為左衽之臣是可忍為乎遂相與言笑自若進食如常有頃龍胡
復出引八二合而又執從行奴三人拘置墻頭時我國宰臣等被龍胡
招與叅坐龍胡復厲辭迫脅二合亦抗言拒斥者五六次宰臣亦再三

勸諭而終不聽龍胡知其終不降遂使從胡縳甚急而引出二公猶
回顧舊罵遂驅去城西門外即虜人刑殺處也(忠烈遺稿 吳學士遺事)
宰臣等相顧言曰吾等勸諭而吳學士獨終始牢拒以至於此真所謂
萬牛難回之人也(同上)
宰臣朴德雨(潢)顧謂李輝(洛達)曰君獨不聞徐庶事乎使君親老聞君之
生存雖在異域不猶愈於殞命乎李輝終不應只低頭出涕而已(同上)
十九日龍骨大招宰臣南以雄朴魯朴潢兼輔德李命雄于衙門致兩
人於前以皇帝之命傳言曰此人倡義絶和使二國成釁其罪極重而
皇帝重惜人命貸渠之死許率妻子入居于此而尹則曰妻子散於兵
乱不知死生從當聞見而處之吳則曰吾之濡忍到此者萬一生還復
見吾君與老母若不得復故國不如速死之為愈云此則皇帝欲生
之而渠乃促死勢不得不殺宰臣等曰此人等俱以年少只坊悳君親

之念妄乔如此若終始曲全則豈非千載之美事乎胥大曰此則宰臣
不識事体也懇乞不已而終不得免（質館宰臣等狀啓 卿與吳學士家書錄）
六月六日質館書狀至 上教于政院曰二臣事極為惨惻宜有廩其
家鄭弼善雷卿在質館使舌人懇乞收屍虜竟不許（三學士傳）
兄嘗謂余凡人處死若不斷之於初而以姑待他日為心則至他日又
有待他日之心終不免偷生苟免之歸吾儕當以此為戒其在虜庭宗
踐所言凡於此事其講之素矣（南一星祭吳學士文）
尹學士祖父龍陽公暹其兄府使公棨俱殉節死洪學士婦與二子及
子婦俱遇虜不辱潔己而死尹之義有所受而洪之義有所援豈非我
列聖培養之致哉（三學士傳）
孝廟朝近臣金始振啓曰洪尹吳三人節義宜有褒贈以樹風聲而當
初則迫於虜惧矣今歲月侵久保無他憂矣 上即命施行（同上）

顯廟戊申問三臣事於筵臣吏曹叅判閔鼎重具本末以對左議政許積以爲喜事釣名之人鼎重曰其時虜人敢謷天朝始建僞節則彼三臣者安得不痛斥乎 上曰事係天朝大義當如是况能殺身踐言不可謂釣名也 同上

南承吉柊華隱小說曰中朝皇帝聞三君子以斥口者罪爲營生祠而親祭云

戊辰二月南漢行在所引見時領相南九萬所啓自 上臨御此地諸處戰亡之人皆有賜祭之命三學士中尹吳二人自此城出送則與死於此地者何異以此曾因筵臣啓請有立祠此地之命而因年凶尚不擧行云使之從速擧行何如 上曰分付該曹及本府使之從速擧行可也留守李世白即爲營立祠宇于城内賜額爲顯節祠 忠烈遺稿